

抗敵戲劇

第三卷

合



抗敵戲劇

半月刊

第三四期合刊目錄

- 深入軍隊演劇的探討 紀零
 - 台下演員 欽文
 - 怎樣導演(續完) 啓蕭
 - 如何利用汽燈 蔣海溶
 - 「盧溝曉月」(獨幕劇) 舒謙
 - 不買毒藥旗(獨幕劇) 心平等
 - 生死線(五幕劇) 陳啓蕭
- 本團各巡迴隊演出—覽(一續)
 閩北劇壇動態
 最近本團組織系統及負責人員
 致讀者

定價 全年 四角四分 半年 二角四分 每月 二角		本期零售國幣八分	每卷 卅日出版	抗敵戲劇 第三四期 廿七年七月廿日出版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 編輯者：編選股 發行所：抗敵劇團 啟：凡本刊出版經售訂閱等事請直函本團黃毓華君接洽 團址：福州環城路 電話：四八四九號 代售：國內各書店	

「盧溝曉月」

(獨幕劇)

舒謙

寫此劇的動機，是看了本年五月某日的報載：我軍反攻盧溝橋的消息。可知我們失陷的任一地方，名義上雖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而事實上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隨時都可予敵以痛擊。演出的時候，需要向觀衆說明，免有以作者的幻想爲責。

最近各地演出盧溝橋劇本，多數誤把「盧」字作「蘆」，這一點，請閱申報圖書特刊第二六一期中的圖四，及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張其琦先生在大公報發表的證明文章，自可釋然。

爲紀念七七抗戰建國週年，一口氣伏案寫就，諸多不免疏忽之處，有待以後修改。

地點：盧溝橋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下旬

人物：曹向暉——游擊隊長 二十八歲

楊君惠——游擊隊員 二十五歲

馬傳新——游擊隊員 三十二歲

老頭子——附近鄉民 六十多歲

趙乃武——漢奸 二十七歲

日兵一二三四

日軍官一二三

游擊隊員一二三四及一大隊。

佈景：台右是盧溝橋御碑亭，亭後是盧溝橋斜跨永定河直至

台左後角，台前是河堤，堤上幾株垂柳，堤前一條公

路，左右端均可通過橋面。御碑亭內之石碑，「盧溝

曉月」四字，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亭頂掛日本國旗。

幕開時，下弦月在台中，離開地面不高。

日兵一在亭中打瞌睡，槍是斜靠在胸前。

天剛亮，四圍寂靜，曉風吹着垂楊和河流，微微的波

動着。

些時，曹向暉由河內偷偷的爬上堤來，楊君惠和馬傳

新由台右公路邊捉摸到，兩邊各自示意，共向亭中撲

來，將日兵一封住口，繳住槍，把帶來的繩子縛住，

日兵一雖掙扎，但已無用，馬傳新拔出手鎗欲擊，曹

南京圖書館藏

向曦止住。

曹向曦 別開鎗。

馬傳新 叫他(指日兵一)去見閻王不好嗎？

曹向曦 不能開鎗，給敵人聽見到了，可麻煩得多。

馬傳新 這怎麼忍耐得來？

曹向曦 這不是忍耐，我們的子彈應當寶貴的。

楊君惠 但是，曹隊長，不殺死他怎麼辦？(綁住日兵一)

曹向曦 他(日兵一)已經失去了武力，他變了俘虜，我們不

應當殺害他。

楊君惠 但是我們的同胞，被他們殘殺的，也未免……

曹向曦 這是對的，不過我們得認清楚，我們的敵人是日本

帝國主義者和他的軍閥，對於日本士兵，不能一概的說

都是壞的。

(日兵一似懂得曹向曦的意思，表示感激，可是口裏塞

了棉花，不能說出話來。)

楊君惠 (點首)唔……

曹向曦 (抓出錢看)現在得把他(指日兵一)的軍裝脫下來。

馬傳新 幹嗎用的？

曹向曦 這時候，鬼子兵的隊長快要來這兒巡查的，要是來

的時候，沒有看到他，(指日兵一)一定會更多麻煩。

馬傳新 那末曹隊長的意思……

曹向曦 我的意思是他(指日兵一)的軍裝脫下，由楊君惠

穿上，裝做他的部下，等他到近了，照剛才的樣子把他

抓住。

楊君惠 我不願意當鬼子兵。

曹向曦 這是我們的計策，不過一點時間，等抓到了鬼子隊

長，我們在這兒的時間便多了，就可以活動了。

楊君惠 別的事情可以做，祇是這件事……

馬傳新 曹隊長，這件事的確難做到，我想……

曹向曦 你想怎麼樣？

馬傳新 我想就把這個鬼子兵綁在這石碑上，鬼子隊長遠遠

的看來，當做他的部下還在，不就走了嗎？

(日兵一聽到這裏，表示着急)

曹向曦 但是老馬，你要知道，鬼子隊長是從這邊經過的，

他還要到那一邊(指橋的對面)巡查的。

馬傳新 反正我們是伏在石碑後面的。

曹向曦 可是我總覺得不自然，細在那兒，他跑近了看到，

一定會防備的。

(馬與楊想不出話)

曹向曦 (又看錶)時間快到了，快點做吧！

楊君惠 好，我來就是。

(鬆開日兵一的縛，楊君惠把他軍服脫下，隨即穿上，

馬傳新仍把日兵一綁住。)

曹向曦 好了，現在得把他(指日兵一)帶走。(向堤下吹口

請兩個游擊隊員爬上堤。(你們兩個把他帶到隊部去，不要殺害。)

游擊隊員二 是(拖日兵一由左下。)

曹向曦 (對楊)你現在也裝做打瞌睡的樣子，等鬼子隊長來了，就是叫你，可以不答應。我和馬傳新伏在後面幫你把牠抓住。

馬傳新 (望台左)來了，來了，是鬼子隊長來了。

(楊君惠坐在前日兵一的位置，朝台左裝睡；曹與馬都伏在石碑後面。)

(日軍官一由台右上來，到亭中，見其部下在瞌睡，罵一句「巴個鴉魯」，怒打一拳，楊君惠怒火中燒，跳起，出其不備，將日軍官一打落地下，曹向曦與馬傳新亦跳出幫楊，照樣把日軍官捆住。)

楊君惠 他媽的你憑什麼打我？(又給一拳，隨將日軍帽脫下。)

日軍官 (知是上當，欲叫無聲。)

楊君惠 (把軍服脫下，朝日軍官)媽的，你認得老子嗎？

馬傳新 就把他(指日軍一)結果了吧！

曹向曦 我想……(望台右)哦，那邊不是有人來嗎？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台右，馬傳新一邊綁住日軍官一，一邊拔出手鎗，曹與楊亦取出手鎗準備。)

曹向曦 (些時)是我們的人，看，那個年青的，手裏不是拿

着一條柳枝嗎？(說後，便在地下拾起柳枝舉起。)

(游擊隊員三帶一老頭子上)

游擊隊員三 曹隊長，李老伯要見你。

曹向曦 呵，(趕向前，接住老頭子)李老伯，久不見了！

老頭子 向曦，你好吧！

曹向曦 沒有什麼。一向承老伯幫助，使得我們的工作得到不少順利。

老頭子 那裏的話，同是為民族爭自由，用不着客氣的。(進了亭，感慨)想不到今天又看到你們，又看到盧溝橋了。

曹向曦 李老伯，你是住在這邊的，不可以常常來嗎？

老頭子 那裏，日本鬼子不准我們到這兒的。(見日軍官一)

呵，鬼子隊長抓到了，剛才他(指同來的游擊隊員)告訴我，今天在這兒……我特地來告訴你們一件事兒。

曹向曦 什麼事？

老頭子 (因日軍官在旁不便說)把鬼子隊長帶走。

曹向曦 好，(對游擊隊員三)你把他帶到隊部去，等我回來發落。

游擊隊員三 是。(挾鎗帶日軍官一下)

老頭子 (呼了一口氣)現在，盧溝橋上沒有了敵人的足跡。

曹向曦 李老伯，您老人家這樣興奮！

老頭子 從去年七月廿七日，二十九軍撤退以後，到現在……

快要一年了！

曹向曦（亦感慨走出亭）盧溝橋在這一年中間，始終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下過着日子，今天，（見日本的國旗）今天……唔，敵人的國旗還在……

（大家均走出亭）

楊君惠 媽的，把他拉下來撕掉。（將日本國降下，用力撕

碎）

馬傳新 我想應當把我們的國旗掛上。

老頭子 對的。

曹向曦 那末到什麼地方要？

老頭子 我家裏有。

楊君惠 您家裏有？

老頭子 是的。

楊君惠 您怎麼存得來？

老頭子 有什麼存不來？盧溝橋誰然被佔去，但隨時隨刻都

在我們的手裏。我是老了，老也有老的用處，我不是給

你們通過多少次的信嗎？就說我自己能，我今年六十多

歲了我生出來的時候是中國，死的時候不能死在不是中

國裏！

馬傳新 這才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

老頭子 很多人都看我老了，沒有用了；就是敵人也是這樣

想。可是，我就乘這機會進行我的工作。（忽有所憶）

呵，我倒忘了，你們知道沒有？

曹向曦 知道什麼？

老頭子 是，我還沒有說，我告訴你，這邊有一個趙乃武，

你認得他嗎？

曹向曦 趙乃武……我知道這個人，可是沒有見過面。

老頭子 當然哪，你們那能和他見面？

曹向曦 怎麼呢？

老頭子 你做的是什麼事，他做的是什麼事……

曹向曦 他做的是什麼事？

老頭子 他做的是什麼事，這還用問嗎？這時候做的事情不

是救國，就是賣國。

曹向曦 難道他當漢奸？

老頭子 可不是？這狗娘養的，他過去不是還在學堂裏吃書

？想不到，他現在會「認賊作父」。替敵人做牛馬，做走

狗，敵人要女人，他就去想法子，敵人要糧食，他會想

法向老百姓要後轉賣給敵人。

曹向曦 唔……

老頭子 可是他對我還談得來，他看錯了我，以為我沒有用

了，而我會討他的脾氣。有時由他口中可以聽到一點稍

息。

曹向曦 真的？

老頭子 真的。昨兒晚上我又看到他很忙的樣子，又在備用

相工，聽他說是敵人有大批軍火運到北平去。

曹向曦 哦！您有聽他說什麼時候可以運到嗎？

老頭子 這……這倒沒有聽到。

曹向曦 那怎麼好？

老頭子 你覺得怎麼樣？

曹向曦 因為……但最好您老人家能探出實在的時候，我們

容易下手！

老頭子 這樣子好不好？我想法子騙他到這兒來，你們要他

招供出來！這狗東西不能再讓他活下去了，因為有了他

，敵人在這地方得到了許多便利，但在我們同胞方面所

受的苦就太厲害了，這種人一定要滅掉，我們沒有機會

下手，只好由你們來解決。

曹向曦 只要您能夠把趙乃武騙來，我自然有辦法。

老頭子 那……要用什麼法子騙他來呢？

曹向曦 您想想看有比較妥當的。

老頭子 我請他帶我來看看盧溝橋，因為他這小子最會自誇

自大，從前說過，駐在這橋頭上的敵兵他都認識，我就

刺激他，要他帶我來，爲了他說過包在他身上。這盧溝

橋被佔了以後，是不許中國人通過的。

曹向曦 就這樣好了，請您快點兒來。

老頭子 好。（健步下）

楊君惠 曹隊長，你要那小子來幹嗎？

曹向曦 這關係很大，要是我們等下進攻敵人兵營的時候，

敵人的軍火剛運到，運軍火一定是有敵兵保護的。他們

來斷絕我們的後路，一定要失敗的。

馬傳新 那怎麼辦？

楊君惠 沒有怎麼辦，毀滅敵人的軍火也是我們的工作的一

部門。

馬傳新 這是當然的，我是說我們得想法子。

曹向曦 我們最希望他們能夠在我們進攻敵人兵營的時候來

的。

馬傳新 那不是我們的後路被截斷了嗎？

曹向曦 不是這樣說，因為敵人的軍火先到的話，我們去攻

擊，那末敵人兵營裏一定會知道，也一定會來攻擊我們

，這與我們所計劃乘敵人沒有防備加以突擊的策略有些

不對；要是軍火後到，我們已經發動突擊敵人的兵營，

別的地方的敵兵一定會趕來增援，我們不能再待在這兒

等毀滅敵人的軍火，這不是失掉了一個好機會？所以我

希望能同時到，我們派隊伍，分別擊破，敵人就無法互

相救援，就同歸於盡了。

馬傳新 這是對的，依我的意思，我們突擊敵人的兵營是既

定的策略，時間到的時候就發動；要是敵人的軍火先到的

的話，我們也加以毀滅，同時也提早攻擊敵人的兵營，

好在我們是已經佈置好了，不過要通知他們一下，必要

的時候得提早發動。

楊君惠 不錯，但是毀滅敵人軍火的這一任務，現在也應當準備。

曹向曦 好，那就由你去一下，跟徐分隊長和胡分隊長說，請他兩位負責這個任務，在我們發動之先，敵人的軍火來的時候，可以毀滅，要是在發動以後，就沒有需要了。

楊君惠 是。(由右下)

(曹與馬在台上沉思，過了些時，馬望見老頭子與趙乃武上)

馬傳新 老頭兒來了，還有一個一定是那個漢奸。

曹向曦 (亦見到)我們快伏在這兒。

(兩人拔出手鎗都伏在石欄的石欄後)

(遠遠的就傳來老頭子的聲音)

老頭子 (未出場)喂，乃武，你不要騙我，等會給日本兵趕走了，那才沒有意思哩！

趙乃武 (未出場)不要緊，包在我的身上。

(趙先老後，徐步來了)

老頭子 (帶着嘆聲)好久沒有看見盧溝橋了，你瞧，月亮還掛在樹梢哩。

趙乃武 (見到月)真的，李老伯，今天是初幾？

老頭子 你真傻，這時候還見到月，一定是在下旬了，要是在初頭，早就看不到了——今天是二十二。

趙乃武 老人家(不服輸的)就是這一點比別人好。(望御碑亭，見無日兵，便疑起來)今天爲什麼沒有日兵站崗？

老頭子 應該在裏面打瞌睡，或且到別地方玩玩去。

趙乃武 沒有的事，我來查看。

(趙乃武走近石欄，曹與馬雙舉手鎗現在趙之前)

馬傳新 不要動，舉起手！

曹向曦 不要作聲！

(趙舉起手，忙無所措，馬傳新將其細住，老頭子現真色，旋即正色。)

趙乃武 (對老頭子)這怎麼啦？

老頭子 怎麼啦，你才知道！

趙乃武 呵？李老伯，原來是你……

老頭子 我怎麼樣？

曹向曦 李老伯，您不要和他閒談，您只問他敵人的軍火什麼時候到。

趙乃武 這……這我那兒知道？

老頭子 你不知道，你這狗娘養的！說！

趙乃武 李老伯，你是好人，平常我看您重……

馬傳新 媽的，還不說！(用柳條鞭之)

趙乃武 哎呀！哎呀！

曹向曦 不准叫；快點說，要不然，一槍打死你這漢奸！
趙乃武(恐慌極)我說，我說，請你們把鎗收起來。

(曹略把手鎗背在後面，仍是監視着)

老頭子 你得快點說！

趙乃武 李老伯，饒了我吧！

馬傳新 媽的，還不說！(舉起柳條)

趙乃武 哎呀！我說……是六點半有二十部軍用車會經過這裏。

曹向曦 (看了錶) 那不是就要到了吧？

趙乃武 是的，就要到了。

曹向曦 你怎麼知道？

趙乃武 昨兒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日本谷野中佐告訴我的，

還叫我預備五十名的粗工，和六十人的稀飯。

曹向曦 哼！

馬傳新 媽的，你爲什麼做鬼子的龜孫子？

老頭子 中國得罪了你什麼？你這樣狠心狗行，認賊作父，

你的十八代祖宗都給人家臭罵……

曹向曦 李老伯，現在別說了罷！我們的時間快到了，這小

子給他砍掉罷。

(曹向曦下吹口哨，跳上兩游擊隊員來，背大刀)

曹向曦 (命令兩人) 把他拉去砍掉。

(趙乃武面色如灰，不能說話，呆呆看李老伯的面，兩游擊隊員上前綁走，近堤邊，揮刀砍趙，趙即撲落堤下。)

(楊君惠上)

楊君惠 曹隊長，徐分隊長和胡分隊長那邊都準備好了。只

等你的信號。

曹向曦 好。(馬傳新) 馬傳新，時間快到了，你下去領導

弟兄們吧！

馬傳新 是。(下堤去)

曹向曦 (對老頭子) 李老伯，你怕嗎？

老頭子 我怕什麼？今天能看到我們殺敵的日子，我是多麼的興奮呵！(向懷裏取出國旗) 我這面國旗，保存得很久了，今天把他掛起來吧！

曹向曦 (雙手接住，向楊君惠) 楊君惠，(等楊接旗後)

升旗！

(楊君惠把國旗搭好，慢慢的升起，曹與老頭子都立正，旗升後，大家恢復常狀，曹看錶，些時，遠處有汽車聲，曹便向衣袋裏取出自來火和鞭炮，燃着，一聲轟，曹緊握住老人的手。楊君惠從台右奔下；堤下馬傳新帶一隊人員過橋伏住橋上，堵截敵人過來。此時橋的對面喊聲震天，喊殺聲與手榴彈聲不絕，橋上的人亦衝過去；台右巨聲亦起，表示敵人的軍火車被擊，全台除台左外均紅，曹自己警戒台左，老頭子興奮極點！)

老頭子 中華民族的兒女呵，起來吧，把強盜趕出去，把強盜趕出去！中華民族解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台右有男女羣衆帶着武器下，衝過橋，喊殺不絕。不

久時間，炮聲及喊聲漸低，橋上馬傳新並一羣游擊隊員綁住日軍官二日軍官三日兵三日兵四等上，曹向曠亦至台中央。）

馬傳新 報告隊長，敵人的兵營已經完全擊潰了，我們俘來了兩個鬼子軍官，和三個鬼子兵，當場擊斃五十幾名鬼子兵，和五個軍官，兵營全部毀滅。

（楊君惠亦帶一隊游擊隊員由右上）

楊君惠 報告隊長，敵人的二十部軍火車完全被我們擊毀了，押車的鬼子官兵都當場被他們自己的炮彈炸死了，一部份沒有爆炸的軍火，我們已經運走了。

曹向曠 是。（轉向大家）諸位弟兄們，今天我們成功了。盧溝橋已經克復了！我們還得繼續奮鬥下去！在敵人沒有趕出中國國土之前，我們的工作是不停的。現在要敵人的軍官和兵士跑在我們的國旗之下，給他們看看，到底是誰跪在誰之前，中華民族絕對不向別人屈膝的。（轉令敵官兵）跑下！

（敵官兵只得跑下）

（由橋上及右邊來了我們的游擊隊員，帶着戰利品，唱着示威歌，向左下）

（台上人員亦和唱，漸漸的移動，綁住敵官兵徐徐走了）

幕

民二七、七、七。

示 威 歌

亦 庚 作 詞
呂 驥 作 曲

Eb 調

2/4

（勇敢地）

1	1.1	5	1.3	5	—	5	0	2.2	2 0	0	0	0	0	0	0
今	天	是	我	們	的	世	界	，	兄	弟	們	，	—	—	—
3.	2	1	2	3	2	3.	0	5	5	5	3.2	3.5	6	0	
排	成	隊	伍	向	前	進	，	舉	起	我	們	的	武	器	，
i	i	i	6.5	4	2	5	0	6	0	0	3	5.6	5	0	
衝	破	敵	人	的	防	線	！	去	！	跟	漢	奸			
2.2	2 0	3 5	3 2	1.2	3 5	6.0	i	i							
走	狗	日	本	強	盜	決	一	死	戰	，	爲	着			
i	7.6	5	—	3	0 2	5.	5	6	6	6	i	—			
民	族	的	生	存	，	請	他	們	都	滾	蛋	。			

附 示 威 歌

台下演員

敘文

許多做了四個多月民訓工作的同學，都說訓練民衆的工作中，最容易收到功效的是歌詠和戲劇。別的工作：壁報，未識字的民衆看不懂；漫畫，意思表現不多；講演，許多民衆都還不會聽慣，很難引起興趣，家庭訪問，怕得訓練員是去抽征壯丁或者強募公債的，發生誤會，往往閉門拒絕，或者故意說謊；座談會，在未經訓練的民衆，簡直無從做起。只有歌詠和戲劇，不必怎樣號召，一知道在那里演戲，或者聽到歌聲，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都會得遠遠的趕來。

戲劇本是民衆運動的利器，這在先進的國家，早已實驗過。原來戲劇是各種藝術的總和，可以在佈景中表現圖畫，在對話中表現歌唱，舞台是建築的表現，音樂是隨時可以伴奏的；所以容易吸引觀衆而獲得效果。而且，這比文學容易使得觀衆發生共鳴作用；因爲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看，又可以聽；文盲不能讀書，却可以看圖畫；只有目不識丁的人，並無目不識畫的民衆。

不過，在方言非常雜，國語未曾普及的我國，戲劇的推行，也是阻礙重重的。又因我國的文字是單音的，無論怎樣說得緩慢，總是不容易使得觀衆聽得一目了然。照己下鄉去演了「打日本鬼子去」的同學的報告，當「張大嫂」被暴敵摧殘以後，抱着已經刺死了的「小寶」發瘋，觀衆中的婦女應該深切的慨歎着表同情的時候，出於意料的他們反而哈哈的大笑。這實在是使得演員失望氣憤的。她們居然現出這種麻木不仁的情形來，不消說，是因爲沒有了解劇情的緣故。她們對敵我的觀念本是很稀薄的，演員的話，又因爲沒有學過國語，領會不到意思。——一般看慣舊戲的人，原是只會得看些佈景，聽聽聲調藉以悅耳的。

要消除這種缺憾，我以爲不該專從台上演員全說方言上着想；如果到一處要說一處的方言，做演員的固然太爲難，也是不合於藉戲劇運動以普及國語的原則的。

記得以前還只有無聲電影，片子上面不加中文說明的时候，北平的真光電影院曾經請人專在台前按幕解釋，使得未識外國文字的觀衆，能夠充分的了解劇情。杭州也通行過這辦法，都收到了相當的效果。我又見過，有個演馬戲的劇團，表演時常常有人扮着觀衆在台下發言，一面解釋，一面讚美，於無形中盡力的助長觀衆的興趣。

本來，戲劇中的丑角，和魔術家的助手，這種雙簧式的表現，爲的無非是怕觀衆不大明白用意所在，故意於無形中多方說明的。因此我想：凡是到知識程度低的民間去演劇情複雜的戲時，都應該另外有個演員在台下，好像原是觀衆的在那里自言自語從旁解釋，使得觀衆能夠切實的了解劇情，不至於發生誤會。自然，這種台下演員，要是能夠說當地的方言的。

怎樣導演

(續完)

啓 肅

同時導演者需要徵求演員的意見，對於劇本，對於劇的演出，最重要的是對於所担任角色之意見。假如演員已有相當的演劇經驗，且知道他平常做事是比較客觀的，那也可以向他問，對於所擬定的角色是否適合，若依他自己看來，全劇中他担任某一個角色最適合的等等。但此種問法，是需要注意的，因為當演員的大半有兩種，一種是有了一些經驗，眼中無人，自視甚高，又不明了當演員應負的責任，不當主角心上不高興，他也許會大胆向導演提出自己願意担任某一個角色——主角，即使不明白提出，你分配他担任比較輕一些的角色，他心上不快樂，一點不肯努力，乃影响到全劇的演出；另一種人胆小或是缺乏經驗，對於導演有絕對服從的優良天性，但因為是絕對服從，他不會提出意見，更不敢持出自己所覺得可以担任的演員。故筆者提出上述問話時，最好能明了某一個演員平常做事是很客觀，他的話才是為導演者的根據，不然的話，還是要導演者自己來發掘，問話的結果便等於空了。

(五)套話時注意什麼 擬定了演員後，便可開始套話，導演者套話時應注意的是(一)語音：語音正確與否，在演出時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話劇的演出，傳達情緒最重要的工具是說話，如說話的語音不正確，會使人聽不明白，生不

快之感，這便會影響到劇的情緒的發展；(二)語調：這包含三方面，(1)是否流利：有的人每一字的讀音完全無誤，但是一大串的說下去，便顯出生硬，聽不入耳，這是需要加以相當時間的訓練，有時也許會訓練不來，那必需即行更換演員；(2)字的輕重是否適當：一句短短的話，爲了字的輕重的不同而發生了絕不相類的情緒，如最簡單的語句「你看」兩字，重音在前，說時你字拖長一點，成爲「你——看」，是表現商量的神氣，底下還有未竟語——「好不好」或其他的意思想；重音在後，音調短促，那便有些責備的口氣，底下有「怎麼弄成這樣」或其他的意思想。故字音輕重非加以注意與研究不可；(3)句的輕重是否適當：此處所謂輕重，與上述字的輕重的意思全不一樣，在這裏所謂句的輕重，即是說，在整個對話的發展中，某些句應特別加輕(低聲)某些句應特別加重(大聲)，某些句普通，但爲了輕重程度的不同，便生了種種不同的情形。例如，有些演員對某一句話說得還不夠重，就要他加重，太重了就得減輕，此種輕重似乎漫無標準，但又好像在天秤上量過的一樣，太重不與，不夠重也不與(三)音色，這是先天的，無法改變，當發現某一個演員的音色不能任某一個角色時，除了調換沒有別法。上述幾方面，在套話時都是非常重要的，導演者必須切實注意，加以改正，都能滿意

後，套話算完畢。

(六)排演前的準備 在開始排演的時候，導演者最重要的責任乃在於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故在未開始排演時，導演者必先有一種準備：與負責佈景設計的人先商量如何佈景，繪製平面圖，然後，把整個舞台搬到腦中，幻想着整個劇的發展的過程中，各階段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這當然只是一種假定，事實上難免有些變更。這裏有兩種方法可以應用，一種是單在腦中稍為計劃一下，俟排演時再臨時改進，一種是先作詳細的計劃，並將每個演員的地位先畫出來，然後排演。據說，歐陽予倩先生導演時是用前者，洪深先生是用後者。此兩種方法均可採用。另一方面，應與負責道具設計的人商量，使大道具先行準備好，作為排演時之應用。同時導演者最好能決定一排演程序表，俾工作能有秩序在進行。

(七)後台各部門設計的商討 在決定演員之時，即可決定後台各部門設計的人員，對他們說明全劇的各方面，像對演員所說明的一樣（當然，關於表演方面不必涉及），使他們明了劇的中心思想與導演者的處理方法，然後由他們去研究與設計，到將開始排演時，就可召集他們，由他們報告他們的設計，在這裏導演者最重要的注意點為：（一）設計的與劇的情緒與思想有無矛盾或不適合的地方；（二）處理的方法是合適否；（三）如何強調劇情；（四）各部門的設計有無矛盾，能否聯繫；及（五）他們所表現的精神是否一貫。後面兩種尤

為重要，導演者應切實注意，加以改正。

(八)排演 排演時導演的重要責任是指示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位置的適當與否，在強調劇情與立體的美術（所謂立體的美術，就是指佈景，燈光，道具等襯托之下，演員所排列的位置的美觀而定）均有很大的關係，位置排列若是太呆板，則全劇的精神會顯得死氣沉沉，若使無秩序的移動，則全劇又會顯得紛亂。同時位置的移動，亦是非常重要的，最先劇的情緒重心是集中於某一角落，而欲將其移動到另一角落，若移動的手法不適當，則會使觀眾得到極不自然的感覺，同時暴露了導演者的低能，因之位置的決定與移動，均需慎重決定，不可馬虎。大動作與演員的位置有密切的關係，大動作不適當，即使所指定的位置非常好，亦是無用的，更且大動作因為其大，故觀眾比較容易注意到，其影響所及，更為直接的，故非嚴密注意與考慮不可。至於用何種方法來決定位置與大動作，這不是筆墨所可以說得出的，只能意會。所以這方面的成敗的程度，就看導演者的天才與經驗了。

大動作純熟之後那便是小動作的練習了，本來，小動作的大部份責任是由演員自己來負擔的，導演不過是給以一些指正吧了。然而普通的情形，反而弄成導演的重大責任乃在於小動作的改正。這是錯誤的，因為演員是人，不是機械，他自己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天才與意見，若使導演者將許多小動作都嚴格限定，則演員將無發展天才的機會，同時

常易使演員的動作發生呆板遲鈍之弊。不過素無經驗的演員，則又當別論。但是筆者不是說導演對於小動作可以不負責任。

在動作方面，導演者最要注意的是不及與過火。有些地方，演員的動作是需要強調的，但演員不知道應該強調，或強調得還不夠，這是不及，有些地方不應強調，而演員強調之，或應強調，而又太過了，這是過火，不及與過火均要不得，他們的動作——無論大小動作，都要「剛剛好」方行。如烙痕中的喜多，他一方面厭惡戰爭，一方面盯着郭老先生的家，此種日本軍人的矛盾心理，是需要強調他一下的，不然便會不及。又如我們的故鄉第三幕中的祖章，景文，仲文，作者的描寫已經緊抓住劇的情緒的發展與三人的個性，故不能強調，或不能太強調，不然便會過火。這不過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如何運用，還要看導演者的手法。

本團各巡迴隊演出覽(一續)

隊別	劇目	地點	日期	備致
第一隊	太陽旗下	無線電台	六月十二日	播音
全體團員	有力一角	甘蔗鄉	六月十二日	聯合演 特種文 宣傳隊
第四隊	有力出力	廈邊洲	六月十六日	
全體團員	夕血債最後一計	閩清縣城	六月廿二日	同上
全體團員	把鎗尖瞄準敵人	閩清縣城	六月廿二日	同上
全體團員	夜之歌	閩清縣城	六月廿二日	同上
全體團員	噴火口	閩清六都	六月廿二日	同上
全體團員	噴火口	閩清六都	六月廿二日	同上

(九)最後的化裝試演 排演純熟之後，必須作一次，甚至一次以上的化裝試演，此時應聯合後台各部門設計及管理的人作一起工作，共同探討這本劇的任一方面。故這一次的試演，就是等於無觀眾的公演——所謂無觀眾，當然不是說完全無人在看，到了試演的時候，導演者的責任漸漸地輕了。

許多人主張在公演之後開一次自我批評會，以探討此次公演的各方面的缺點，以求進步，這是很對的，不過筆者以為在公演之前，最後試演之後，更需要一個自我批評會，就是說當劇本未公演在觀眾的眼前時，先作一次共同的檢討，使各方面的缺點能夠更切實地改進，這樣對於這幕劇的演出的效果一定會增加不少，這是很需要的。

假如是採舞台監督制，公演時導演即可成為觀眾，把公演時的一切責任交給舞台監督，不然的話，導演就變担負舞台監督的責任了。

隊別	劇目	地點	日期	備致
全體團員	血城	閩清六都	六月廿三日	同上
全體團員	最後一計	廈門在流	六月三十日	
第四隊	血債	廈坊鄉	六月三十日	
全體團員	最後一計	文藝劇場	七月六日	同上
全體團員	廈邊洲之戰	大光華戲院	七月八日	同上
第四隊	夜之歌	霞鏡鄉	七月十五日	
全體團員	東北一角	廈鏡鄉	七月十五日	

附註：
 (一)第二第三巡迴隊因團員他去甚多，現正調整中不可演出。
 (二)無線電台他遷，播音演劇無法繼續。

深入軍隊演劇的探討

紀零

把戲劇推動到軍隊裏去，已經一致的認為必要了。說起來，這一任務是最迫切的：在前線的兄弟們，需要對於抗戰的認識，加強對於抗戰的決心；使知道中國只有這一次戰爭，是爭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我們全民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才有出路。

我們絕不掩飾的檢討一下，連年受帝國主義的各種方式的侵略，中國的任一角落，都呈現着窮困的狀態，爲了社會經濟普遍的衰落，以全力去爭取日常的生活，對於自身的知識的獲得，大多數是無暇顧及的。因之形成對於敵我觀念的模糊，這在平時已不應當有，在非常時更不應當有，且在此生死關頭的時候，若不謀以解決，抗戰的前途是受到不少的阻礙。

軍隊是由民衆裏來的，壯丁到了軍隊來，還是帶着舊有的頭腦來，因爲平時沒有政治的教養，不知道當兵是爲了什麼任務，祇當做和驅入屠場一樣；又以入伍以後，過慣軍隊生活，開小差的現象，當然是不免的。

同時，保甲制度的不健全，抽調壯丁的不平均，有錢者就說肯出錢，便有出了錢就無須出力；因之出力的只有沒有錢的了。一家僅有一丁，所謂「家庭經濟負擔者」，被抽調去是常事，那末走了以後，一家都要過挨餓的日子。基於原因，強迫入伍，如何能夠使之安心當兵？就說有的怕軍紀不敢潛逃，依我們過去訪問的結果，據說敵人來時先殺死保甲長而後殺敵，保甲長變成仇人，無形中，兩者形成敵對的地位，在全民一致對外的目標下，這是一種潛在的危機，這危機應如何使之不至增長，及進一步的使不會產生，是值得嚴密注意。

戲劇搬到軍隊裏去，主要的在激勵，同時給以認識抗戰的一般教養，可是我們能否順利的把不平均抽來的壯丁，使他忍心一家人受餓，激勵之到前線去？固然，每一個壯丁的激勵是應當的，但被激勵壯丁的自身迫切問題未得解決之前，這一種激勵會不會感到勉強？

我們深深感到單靠演劇是不能克服此種困難的，但我們不是說演劇沒有效用，而是說除演劇作中心的工作外，尚須輔以其他工作，這工作，由於我們過去的經驗，還應當做其他方面的：

(一)個別與之談話，聽取其被徵調的經過，假如發覺是被騙買來，應設法檢舉其入伍的手續，對於經辦人員應取嚴厲的處

罰。我們知道，壯丁入伍以後，爲了軍事管理的森嚴，所含蓄的冤屈，無從申訴。現在很幸運的遇及劇人，所期望於劇人的是如此的深切；倘若不爲之解除困難，使他們失望，劇人的責任是未盡的。但一時若無法將其調回，那末我們應全力

(二)補救出征家屬：不平均徵調來的，最使其牽掛的是一家的餓餓問題，假使能予家屬實際上的援助，設法使出征人知道，能放下心，到前綫去殺敵，還能補償一些；但這還是「亡羊補牢」的辦法。不過最須注意的便是出征家屬能否得到實惠：基於上述保甲制度的不健全，下層政治機構人員的舞弊營私，倘不加以檢舉，則救濟出征家屬又等於零了。

我們對於一般士兵知識的低落，用戲劇去感動，去激發，給以知道我國此次抗戰的目的，無疑的可以收到絕大的效果；但忽視了不平均的徵調，不給予圓滿的答覆，便是一個極大的缺點！

到軍隊裏去演劇，既知有上述的潛在的危機，我們應全力想法克服過來。這裏想再說些除演劇以外的其他激勵問題，我們也可以做的。

軍隊是現階段抗戰的主要部門，他們的任務是偉大艱鉅的，我們到他們那邊，還須輔以慰問工作，固然若以演劇當做也是慰問方法的一種，似乎還不夠，至少應給以些須物質上的慰勞。但軍隊是有紀律的，譬如贈與食物之類，士兵未得長官的允許，是不敢擅動的；這裏，就應向長官要求給予士兵的便利，除贈與食物用物之外，如送以鏡框一類的東西，也可以收到效果。

歌詠的慰勞是不可少的，要不厭其煩，教以能唱爲止。
講述忠烈故事，要避免說自己的弱點。

解釋軍隊與民衆的不可分離，並負責到處向民衆解釋應與軍隊合作。劇人的本身態度，應特別謙和，譬如同在烈日下，他們能站得住，我們也能站得住，絕對不能有怕苦的表现。

對於長官，亦應一樣的慰勞，更須對其談話，有時不特僅收到激勵的作用，且能克服其錯誤觀點。這是打通長官的一種方法，以免有我們只重士兵，不重將官的誤會。

我們提出深入軍隊演劇，是任誰都不能否認的，然而上面提出的問題，依我們所提出劇人除演劇以外，還要做其他工作的課題，就不能不做到。

我們相信這不是一種幻想，救亡工作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把演劇看得至爲高尚的；尤其以爲能深入軍隊，更視爲不可一世的已達了頂峯。演劇，不能不和其他救亡工作取得聯繫，演劇與其他救亡工作隔離，是不會獨立生存的。

不買膏藥旗

(劇幕獨)

福建平潭縣
佛西寺
集體創作

地點：福建沿海某港灣口的一個漁村。

時間：民國廿七年春黃魚的季候。

人物：黃得發 漁民，四十餘歲。

漁婦 黃妻，四十餘歲。

福兒 黃子，十三四歲。

老翁 黃氏族長，六十餘歲

金天順 流氓，三十餘歲。

李老爺 劣紳，五十餘歲。

漁民甲乙丙丁等數十人。

佈景：台的左方是一座古舊高大的祠堂

，門楣上鑲着一塊青石的橫匾，刻

着「黃氏宗祠」四個字。字迹已經很

模糊了；不過這時斜陽的殘輝正好

落在橫匾上，所以把字顯得較清楚

一點。門的左右牆都開着窗，觀

衆從右邊的眼窗望進去，可以看見

祠堂裏安放着一個大鼓。祠堂面前

是一個大埕，左邊靠後一點是一間

又矮又破陋的漁民底屋子。大埕裏

照例的排着許多用小竹桿叉成的魚

架，排着幾十條剖了肚子而將晒成

魚乾的黃魚。另外，還有幾張殘破

的魚網，零落的攤在那裏。

遠遠地傳來波浪逐流的吼聲。

幕開時，黃妻坐在矮屋前的石頭上

補着魚網；——百無聊賴地，一針一

針的縫着。一會兒從祠堂後面傳出

來孩子們吵架的聲音。

婦：(放下了活計朝祠堂的後邊喊)福兒

，福兒，這麼啦！又跟人家打架嗎

？(仍舊綴着魚網，不耐煩地)這孩

子，真是！

子聲：瞧你還再神氣？你有錢，老子可

有的拳頭。

聲：哼，我怕你！我才怕你這小鬼，小

花子。

子聲：好，你不怕，瞧你的！

(已是打架的聲音接着有許多小孩

的叫喊聲，一個孩子的哭聲)

衆聲：阿明打輸了。沒有種，沒有種。

婦：(趕忙向祠堂後面走去，邊走邊埋

怨地說)真是「江山易改，癖性難

移——剛打過的又跟人家吵嘴啦！

(在台後)福兒，福兒，你這孩子

打死也不變的。(拉其子)

福：誰叫阿明叫我做小花子呢？說我紅

的，說我那的。媽的，在我面前排

什麼臭架子，我還不打他？

婦：還頂嘴，讓人家說得了。(微有感

傷)我們現在還不是跟叫花子差不

多了嗎？

(福俯首弄衣角，婦仍繼續縫紉)

(舞台稍寂片刻)

福：(看婦)媽，爸爸今天會回來嗎？

婦：也許會的，算來已經七天了。

福：媽，今年的黃魚季該會好一點吧。

婦：但願這樣好了。

福：(冀望地)媽，今年黃魚季要是能

多掙錢，你總該答應我做一件新衣服吧，免得阿明他們，笑我是小花子。

婦：好的，孩子。

福：真的啊！不作興騙人，(自語)他媽的，我假使有一件新衣服，看阿明還有什麼的！

婦：(數着指頭)今天初二，十二點的水

。這時候，該要平漲了。福兒，也許你爸爸回來了吧！

福：讓我上沙灘看去。水一平漲，爸就

回來啦。(說着跑去了)

婦：(彷彿還有什麼要說)福兒，福兒(但福兒已經跑得很遠去了)哎，這

孩子也怪可憐的，一聽說有新衣服穿都樂慌了！

(仍縫紉，翁自祠堂右邊上)

婦：(立起)哦，族長翁，你老人家多天

沒見啦！(進屋取一小凳出)請坐！

翁：唔，多天沒見了。(坐下，見婦所

補魚網極爲殘破)怎麼，這樣破的

魚網還補它幹嗎？

婦：有什麼法子呢！前年福兒的爺死了

，用去了一筆錢；到現在還沒辦法把還人家，哪兒有錢拿來買新的魚網呢？況且這年頭光景是一天比一天壞，掙到的填肚子還不夠呢！

翁：是倒是，這年頭的確太苦啦！

婦：是啦，真不知怎麼弄的！說起來又

是日本鬼子害的，用機器船來我們這甲海裏頭捕魚，一上網就是幾十担魚，又省力，又省時，所以我們

這邊魚就少了。

翁：要不是這樣，前年山溪鄉那邊的人也不會跟他們打起來了。就是因爲

氣急啦，大家才白花了一大筆錢拿

去買槍。不過，要是現在就有幾十根槍也沒用了，人家有的是什麼兵艦，大炮，飛機。

婦：(忽然記起了)喂，族長翁，現在外

邊我們中國還跟日本鬼子打仗嗎？

翁：當然還打，要不然我們也可以自由

下海了。這一次，我們中國是非把

日本鬼子趕出我們的地方不可的！

婦：是的，把鬼子趕走也替我們老百姓

鬆了一口氣，不過，不曉得這樣打下去，還得要多少時間？族長翁，自從去年八月起，日本鬼子在我們

海口來一下什麼「封鎖」之後，真把

我們苦死了。

翁：(喘氣)大家還不是一樣的。

婦：這幾個月來，先說我們鄉裏下海被

殺的就不算少了，起先還好，被抓去的人還可以用米穀去贖回來，一

個人十包二十包的。以後聽說被抓

去的人都給打了什麼「絕嗣針」，說

是這針打在身上，永遠別想養孩子的，這末一來，人家都寧可犧牲了

人而不再上當了；免得去了米穀換回來的人又是殘廢的。

翁：唉！

婦：再說吧，官林村那邊的阿銀哥被抓去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可憐阿銀娘就有這末一個遺腹子急呀氣呀就氣瘋了，三番五次的要尋短見。

翁：（插入）要不是我叫了秋官娘賠了她，怕口就了。

婦：這般鬼子要是跟五年前的海盜一比，真不知要壞到幾千萬倍呢！

翁：海盜也是中國人，中國人見中國人，要狠總不會狠到這樣的；搶了東西不算，還要殺人，還要燒船！

婦：（若有所思）一想到這個，我的心就跳起來了

翁：可不是，所以我常叫大家儘量想法子不要下海去。

婦：可是不下海去，那就只好活活的餓死了。我們捕魚的，吃在海裏，穿在海裏，一家老幼都靠着海裏活命。平常起了幾天的風暴，我們都得

東着肚子過日。可是，現在誰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太平呢？譬如說我們家裏吧，要不是實在沒有辦法，再也不敢讓福兒的爸爸下海去了。

翁：怎麼，福兒的爸爸下海去了？

婦：是的，去過好幾天了。

翁：你們好大的胆子，老是偷偷摸摸的

冒險去，我看總有一天要吃虧的。

婦：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已經兩天沒生火了。

翁：可是這幾天鬼子在附近聽說又鬧得利害。

婦：（欲說又止又想說）是的，我們也聽到的。要不是天順叔給我們想法子，真不敢去冒險的。

翁：那個天順？是不是住在張家寨那邊的金天順？

婦：是的。

翁：他給你想了什麼法子？

婦：他說日本人也是很好的，不會害我們老百姓的，只要我們肯做他的順民。他說他有法子叫我們不受日本

人的虧，就是買了一把旗子，插在船頭上，管保日本人見了沒事……

翁：什麼旗子？會有這樣的威力？

婦：這個旗子也沒樣兒，就是一大塊白布，中間鑲着紅色的一個圓塊，像一帖膏藥似的。

翁：白布，紅圓心，這不是日本旗嗎？

婦：日本旗？

翁：唔。日本旗就是這個樣子。怎麼你們都不認得？你曉得他是那來的？

婦：怎麼認得呢？他說是鎮裏李老爺做來救救我們的。不過，他還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告訴給人家知道的。

翁：這就怪了。

婦：當時我們實在沒路走了。並且聽說附近村裏不少的人都買了膏藥旗而且非常靈驗，所以我們也就買了一把試試看。貴呢，一把要五塊錢。

翁：那你哪來這些錢呢？

婦：天順叔答應我們暫欠，約定船回來

魚賣出後，才算賬。

翁：這一次已經買了就算了。以後我看

還是不買最好，天順那個說不定是個漢奸，少跟他來往總是好的，一向我就瞧着他那鬼頭鬼腦的。

婦：是的。要早晚得是鬼子旗，我一定不買的。

翁：對了。（立起）好，時間不早了，我得走了。

婦：再坐一會兒吧！

翁：不坐了，還有點事得幹。

婦：那末有空多來坐坐呀！

翁：好的，好的。

婦：你老人家慢走。

（翁自祠堂左邊下。突然天順怒容滿面的自祠堂右上）

婦：（迎笑）哦，天順叔來呀，請坐！

金：（冷冷他）不要客氣，現在怎麼樣？

婦：你瞧福兒的爸下海這末多天還沒回來呢！又勞天順叔多走一處。

金：（仍冷冷）現在我可不管你怎樣了，

請你馬上拿錢來。

婦：奇怪了，天順叔不是跟福兒的爸約好了嗎？要等到魚拍回來賣了後才

什錢的。

金：說是這麼說的，可是現在不興了。

婦：爲什麼呢？

金：爲什麼？問你自己好了。

婦：（摸不着金的話）問自己？天順叔，莫不是我有什麼得罪了你罷嗎？

金：豈敢。好，現在我也不跟你多說，

你也別裝傻。我只問你，你剛才幹

嗎把買旗的事告訴給那個老頭子？

婦：（恍然明白仍故作不知）告訴給誰？

金：（大聲）那個老頭子——你們的族長

翁。

婦：（仍掩飾）沒有的事。你從那兒聽來的？

金：哼，別瞞了！剛才我在祠堂後面聽

了好一會兒，你把我所囑咐的話全

部都跟那老頭子說了。……哼，這

才「狗咬呂洞濱不識好意」，我因

爲看見你們光景爲難，沒辦法下海

去，所以我好意思替你想法，請李老

爺把旗賣給你。……再說李老爺吧

，他也是好心……你却聽那個老頭

子胡道八說，什麼日本旗……現在

閒話不說，我也沒有時間，只要你

馬上拿五塊錢來，以後我們的來路

算是斷了。

婦：天順叔，我們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都是些薯根過日，實在沒有錢的；

請你寬幾天吧！福兒的爸今天許會

回來的。

金：寬限？我可不能！（大聲）馬上拿錢

來啊！誰知道你真的有錢沒有錢。

婦：真的沒有錢。

金：不管，不管。跟你說：李老爺今天

也在這里附近討錢，因爲你是我介紹的，所以叫我來取。要是你

不給，我就跟李老爺說去。

婦：……

金：（見婦不答，愈怒，）我跟你說，李

老爺不是好玩的；等下子吃了虧，

可別怪我！（下）

婦：管他呢，橫豎一個人，吃得消就吃

下去吧！（仍坐下補頭）

（少頃天順偕李老爺上）

金：(指婦)這個就是得發的妻子。

婦：(立起)李老爺。

李：你是得發的妻子嗎？你丈夫欠我的錢怎麼樣？

婦：(有些生氣)不是說魚賣之後還錢嗎？

李：但是你怎麼把這消息給人家說呢？所以現在就不興了。

婦：那有什麼法子呢？除了你老人家多寬我們幾天。

李：多寬幾天。……(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那也好，不過你得替我們做一點事情。

婦：什麼事情，只要我做得到的。

李：很容易的，就是叫你的孩子到海口那邊山頭溜一溜，看看那邊情形怎麼樣？

婦：怎麼看法呢？那邊不是有軍隊把守着嗎？

李：一個小孩子誰會注意叫他，這下子看不來，等下子再去，總會有他們注意不到的時候。

婦：要看些什麼呢？

李：吧！……就是看看那邊有幾座炮台，安放在什麼地方，有多少軍隊把守，這不是很容易嗎？怎麼樣？

婦：……

金：怎麼樣？快點。

婦：突然堅決地)我不要，也不能替你做這事情。

李：(詫異地)怎麼？

婦：(嬌聲)幹些什麼？

李：混蛋，你說什麼？

婦：你以為我一個婦人家不知道嗎？我曉得你！我看這個做什麼用的。(大聲)是不是要把這些告訴給日本鬼子，好讓他們打到我們這里來？

金：(向前)胡說八道，你這只婆娘！

李：真混蛋，媽的！好，那末你還我錢來。

婦：沒有，看你怎麼樣？

李：天順把她抓走。媽的，區長見我得好好的，你這臭婆娘算得什麼。

(天順上前拉婦)

婦：(大叫)救啊！

李：媽的，弄他！(以脚尖踢婦)

(突然台左邊人聲嘈雜，李金大驚急放婦；正想走開，而羣衆亂兒等扶得發上。——黃滿臉血迹，衣衫盡破，背胸隱約有皮鞭抽過的傷痕，兩目緊閉，已暈過了)

婦：(見是得發，急搶過)怎麼，嚇兒的爸爸會變成這樣了！

(李及金欲溜走，適族長翁上)

翁：啊！天順，什麼時候來呀？(見李)這位就是李老爺嗎？(不善意地)好的，好的。

李：不是，不是(對天順)我們有事，走吧！

翁：(突然聲色俱厲)不能走。(對衆)大家來先把他酒起再說，這兩個都是漢奸。

(衆依翁話，強制地將李金捆在祠

堂門前的柱邊)

李：你們真是反了，怎麼把我糾起來？

區長是我很好的朋友，看你們以後
要不要死在我的手裏。

翁：(中中地)現在不跟你說，等下子叫
你媽養的漢奸瞧瞧我們。

(此時婦跑入屋內，倒一杯茶出，
灌得發)

翁：(併入人叢)怎麼得發會這樣了呢？

甲：是東山村的人看見他倒在海灘上救
回來的。

(少頃，得發漸有點轉動)

衆：好了，好了，有點動了！

黃：(突然瘋狂似地大叫)好，你們這般
強盜，你把我打死了。你能打死了

我，你就能打死全國的人嗎？

婦：怎麼啦，福兒爸，福兒爸！

(又灌以茶，福兒，見衆，見裏)

黃：怎麼我回到了家嗎？

婦：是的。你到底怎麼啦？

黃：(坐起)好，讓我告訴你們吧！事情

是這樣的，這幾天我們一共是四條

船在三甲島那邊捕魚，都沒有碰到

鬼子的兵艦，我們都想這一次一定
可以平平安安的回來啦。誰曉得今

天中午我們的船駛回到前頭村洋面
，忽然前面來了一條鬼子的兵艦，

我們趕緊就把天順給的膏藥旗扯上
風篷，可是那條兵艦仍舊直撞過來

，船上有一個人，叫我們的船靠近
鬼子的兵艦，當時我們只好服從了

。接着就有兩個鬼子兵把我們船上
的幾十担黃魚都拿了去，當時我們

沒法，只好氣在心裏。

甲：以後呢？

黃：以後有一個穿破破四裝的中國人要
我們上鬼子的兵艦去。我們知道不

上去也得死，不如上去再說，上了
兵艦，那個狗養的漢奸就要我們說

：海口那邊有幾個炮台呀？駐了多

少軍隊呀？有沒有大炮呀？什麼都

問過。

乙：(插入)你說了沒有？

黃：你把我黃得發看做什麼樣子的一個

人？媽的，只有那般絕子絕孫的才

肯當漢奸，才肯說；黃得發絕不會
那樣的。

翁：你再說下去吧！

黃：以後他又要求我們帶港，拿許出錢出
來騙我們；但是我們都是要臉要良

心，不要錢的，當然不肯答應，於
是，他就用皮鞭來抽我們，抽得我

們快要死了，才丟到海裏。那時，
我用盡我的力氣游泳，泳到東山村

沙灘上，人就喜了過去。剛去的林

清計他的死活也就不知道了。

翁：媽的鬼子真是無法無天極了。現在
黃得發，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想鬼

子既要我們帶港引路，那一定想打
我們這里無疑了。我想我們應該開

個村會，討論方法對付鬼子，大家

覺得怎麼樣？

衆：好的。

黃：媽的，現在我真恨把天順那條狗

恨死了，騙了我們，什麼掛了膏藥
旗沒有危險呀，什麼日本鬼子本來

是很好呀，全是他媽的一陣狗放屁。
。我要是再見了他，非咬他幾口不
甘心。

丙：你也不要急了。瞧，那邊祠堂前面
不是已經網着了嗎？

黃：（轉過頭，大喜，搶過）哈哈。你這

狗東西也有這個日子！（不數步，
傷痛倒地，吐出一口血來）我一定
要咬他，我一定要咬他（仍搶上前
，咬金脚，金大叫，衆將黃扶起）

婦：（發現黃吐的血）血！怎麼得發吐血
了。

（衆皆大驚，黃又吐出十幾口血來
，繼而大叫一聲暈死）

婦：（哭叫）怎麼啦！福兒爸，福兒爸！

（推黃肩，黃不應）

甲：（摸黃鼻）怎麼，斷了氣呢！

婦：（大哭）死了，死了。

福：（大跳大哭）爸爸啊！爸爸！

翁：死了？

婦：（大叫）我的丈夫啊！（暈倒）

翁：趕快把得發嫂扶到屋子裏，灌醒再

說。

（羣衆中數女人與福兒帮着將婦扶
進屋內）

翁：金貴，阿龍，大家把得發的死屍也
抬進去。

（衆將屍抬進）

（翁進祠堂內，少頃祠堂鼓聲大作
，全鄉民衆如水湧來）

（翁出站一條凳上羣衆均立於祠堂
前）

甲：（大叫）大家肅靜一點，聽族長翁說
話。

翁：各位鄉親，今天召集大家開會的意
思大概大家都曉得了。就是日本鬼
子即刻要打到我們這里來了，我們
快要想個法子對付。……各位鄉親
，我們一想到幾年來受日本鬼子的
氣，誰都會怒氣填胸的。去年八月
，日本鬼子用兵艦在我們的沿海封
鎖了，不准我們捕魚，害得我們沒
有日子過，活活的挨苦挨餓；這還
不夠，還要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

東西，奪我們的地方。且問大家一
下，這里是中國的領海；可是在中
國的領海之內，我們不能自由的捕
魚，這還成什麼世界？我們還能再
忍耐下去嗎？

衆：真的，我們不能再忍耐了。
鬼子害得我們夠慘了。

翁：今天黃得發一般人給鬼子打死了，
並且知道日本鬼子即刻要來打我們
這里了，假使大家還是忍耐，那末
不止我們自己的生命不能保，連我
們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一家人
的生命都不能保，我們的一切財產
也不能保，甚至我們祖宗的墳墓都
不能保了。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條
路，就是幫政府幫軍隊和日本鬼子
拚一下。鄉親，我的年紀雖然老了
，可是我不忍全鄉的淪亡，舉我做
族長，我一定要帶領你們拚命的。
衆：好的，大家跟鬼子拚命！
不拚命就沒有日子過！

翁：現在我這報告大家一件事，就是我

們今天發覺了兩個漢奸。他專用什麼膏藥旗欺騙我們，而結果這些旗都是假的。黃得發花了錢買膏藥旗結果有用處嗎？還好這兩個漢奸（指李金）已經抓到了，我們不至再受騙了。

衆：（大呼）接死漢奸，揍他娘養的。
翁：且慢。鄉親們，國家自有國法，我們且把他送到我們這裏的駐軍去。
（羣衆二人即將李金押走）

翁：現在我希望大家從此不買膏藥旗！
衆：（全吼）不買，不買。誰買就是漢奸，就是王八兔子養的。
翁：那就好了。現在我還有一件事……
（突然婦由屋內披頭散髮發狂地衝出）

婦：（淒厲的叫）我要和你這絕子絕孫的強盜拚命啊，你殺死了我的丈夫，我要你償命啊！你還我的丈夫來！
（自左衝下）

翁：媽媽，媽媽（亦跟下）
翁：得發嫂瘋了，大家快把她拉回來。

（衆中二人追下）

（少頃，遠處突然人聲大嘈，有人大叫：「得發嫂跳海了，得發嫂跳海了！」）

翁：（感傷地）得發嫂又死了！
（遠處忽然炮聲大作）

翁：怎麼，怎麼，那里炮聲？（欲下適漁民丁上）

丁：族長翁，不好了，海口那邊已經打起來了！

翁：（對未走的羣衆）諸位聽見沒有？日本鬼子已經打到我們這裏來了。現在我們有槍的快拿出來，沒有槍的幫助駐軍扛沙袋扛子彈，防範漢奸

活動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了。還有

家裏男女老少都要出來爲國家爲家鄉盡力。

衆：是的，我們去啊！
（衆陸續下，復有許多男女經過祠堂前跑下）

翁：（欣喜地）這才是我們黃帝的子孫！
福：（滿面淚容的上）族長翁，我的媽跳海死了！

翁：不要悲傷。孩子別忘記了你爸媽是怎樣死的。

福：族長翁，我也要打鬼子去！
翁：好，你也該去的！與福兒堅決的去。（遠處炮聲槍聲大作）（幕徐落）

閩北劇壇動態

建甌縣七七劇社近演出最後勝利。

松溪縣亦演出最後勝利。

建陽縣演出烙痕，張家店，東比的一角等劇。

南平縣公演盧溝橋之戰，由石叔明導演。

崇安縣亦演盧溝橋之戰及個強到底。

政和縣演出東北的一角等劇。

如何利用汽燈

蔣海濱

舞台燈光在戲劇藝術中是佔有極重要地位的，因為它藉着科學的偉力，演進結果，已經不祇是作爲使人「看得見的」工具了，它可以利用光度強弱，與色彩的更換強調劇情的轉變，給觀衆以更深的感應，所以舞台燈光已成爲可以操縱舞台戲劇生命的東西了。

全面抗戰發動以來，一般的戲劇工作者，爲了發揮戲劇宣傳更大的威力起見，工作的重心，已經從城市移到鄉村，因而作爲他們活動根據的舞台，也就從都市戲院的大舞台轉到鄉村神廟的戲台上了，戲劇工作既經這樣的一種轉變，而舞台的燈光，也就跟着發生了重大的問題，在一般的鄉村裏，電燈絕對是沒有的，較爲普遍而可能找得到的，要算是「汽燈」了。因此汽燈就成爲鄉村表演戲劇的唯一照明的工具，但是汽燈的光度薄弱，而且明暗不能自如，所以在過去它所能做到的，除使人「看得見」外，尙無法負起照明的其他任務，不過我覺得「汽燈」的光度，雖不及電燈，而運用上也不及電燈的靈活，但若加以相當的設計，也未始不能使其做到一般照明的作用。所以我現在計劃提出幾種「如何利用汽燈」的設計，以爲鄉村戲劇宣傳照明的參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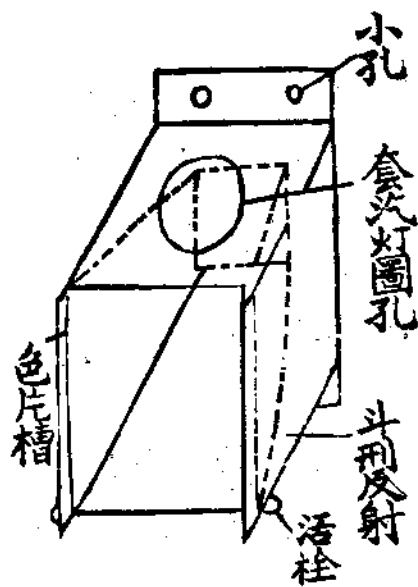
因爲「汽燈」的光度薄弱（一盞汽燈的光度，約祇當一百燭光電燈的光度），明暗不能自如，要利用它作特殊的照明

，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這裏所提出的，也就就於一般照明方面——汎光，頂光——的設計。

一、一般汎光器械的設計，可以分爲下列兩種：

（一）斗形汎光——用鐵片或木板作一略帶長方之方形

燈箱，如（第一圖）背面上下兩端須比其他各面約



各加長三四吋，

（第二圖）并鑽以小孔，以

第便懸掛之用；左

一右兩面須比頂底

兩面各加闊約一

（吋半，作色片槽

；頂面中心處鑿

一圓孔，以可套入普通汽燈之玻璃罩爲度；底面

前方左右各釘以鞋底形活栓，以爲支撐色片之上

下；如（第二圖）。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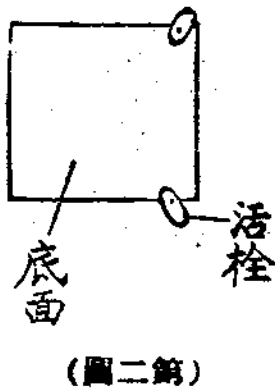
依箱口之尺度，及燈

箱之深度，作一斗形

之反射器，鑲入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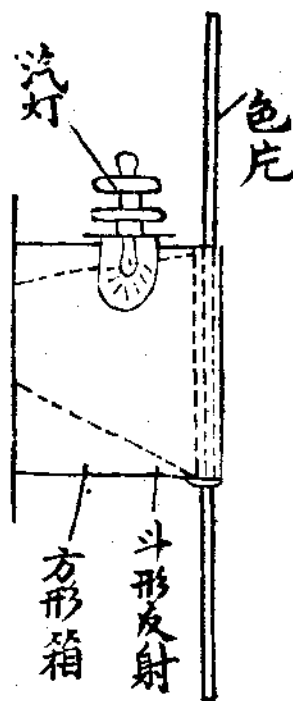
，（用鐵片磨光製造

即可，形如第一圖之虛線）反射器頂面之斜度，



(圖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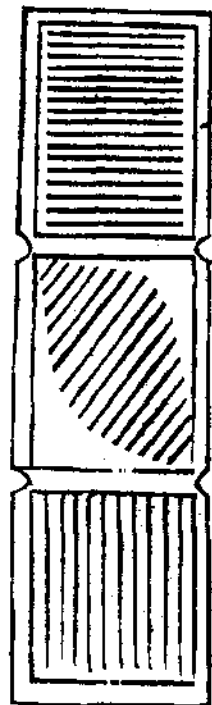
須以鑲入箱中後不至掩蔽汽燈之光源為標準，並于鑲入後依頂板鑿孔處亦鑿一圓孔，以便汽燈燈罩可從箱面插入反射器中，反射器底面之斜度，不妨稍大，以增加反射之力量。惟為防熱度過高，發生爆炸危險起見，并須在反射器及燈箱之周圍，鑿以許多小孔，以發散熱氣。至汽燈套入後



(圖三第) 面如(第三圖)，如

之變化及使燈光黑暗，可另製一色片板如(第四

色片板 鑲活栓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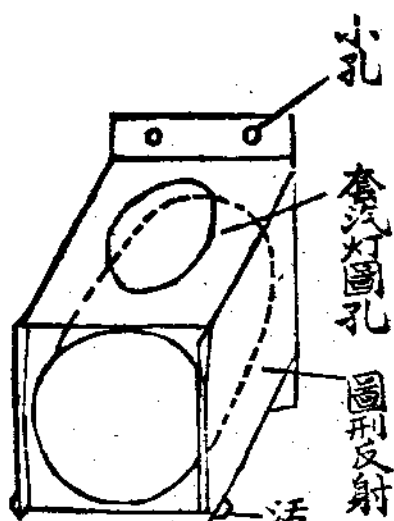
(圖四第)

圖)，以洋鐵或木條作一長約當燈箱前面方形面積三倍之長方形匡架一個，中分三格，每格適合燈箱前面之積，以一格鑲以黑色之紙或布，以作為遮黑燈光之用，其餘兩格可鑲以需要之色紙或膠片，在色片板每格距離之中間處左右各作一小槽

之橫斷

，以便活栓鑲入之用。色片板製成後，依(第三圖)之形式鑲入燈箱中，即可上下移動使燈光色彩變化自如矣。惟最需注意者，即此種燈箱之頂面載重量須能支持一汽燈之重量，以免發生危險。

(二)圓形汎光——製法如斗形汎光，惟燈箱須用正方形，再依箱內部之大小製一半圓形之反射器鑲入箱中(如第五圖之虛線)，接近箱頂之部位仍須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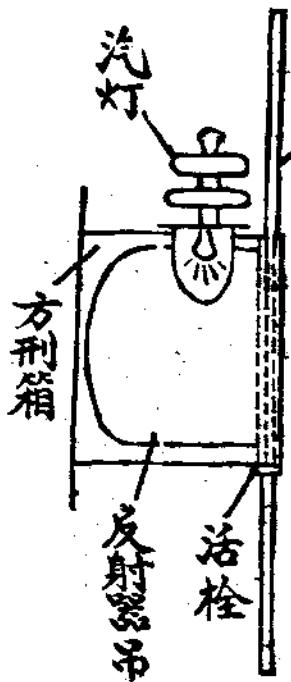


(圖五第)

一大小如燈箱面圓孔之圓孔，以便汽燈燈罩之套插入，其橫斷面如(第六圖)。其他均如斗形汎光

之製法。

色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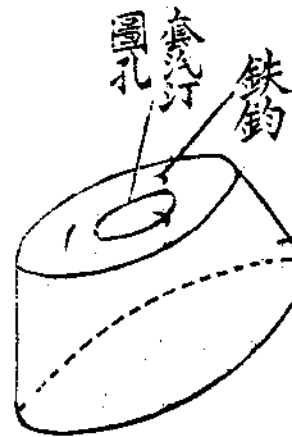


(圖六第)

二、頂光器械之設計，可以分為下列兩種：

(一)圓形頂光——以磨光鐵片製成形如(第七圖)之盤

狀反射罩



(圖七第)

套入汽燈之圓孔一，隔圓孔若干距離處周圍鑲以圓約吋許之鐵片製成的鐵鈎數個，以為汽燈套入後鈎入燈座之用，反射器朝台

前之前面須比後向闊約五分之二，由前向後逐漸傾斜，傾斜度約在三十五度左右，汽燈套入後之橫斷面如(第八圖)，如需要各種色彩時，祇須色

紙或色絹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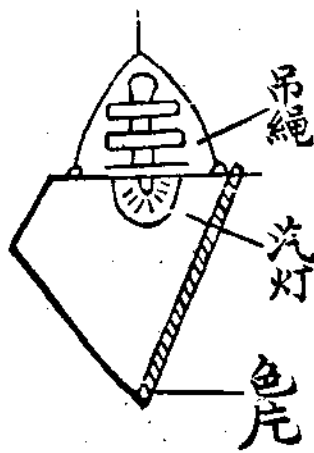
反射器之口，

即可成爲有色

之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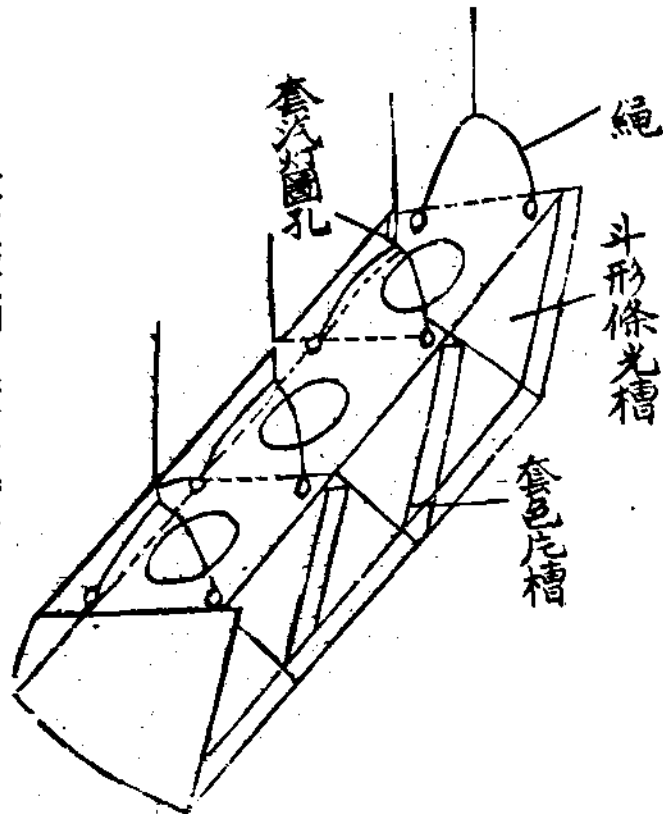
(二)條形頂光——

以木板或磨光鐵片製成如(第九圖)之條形斗狀光箱內分若干格，(視需用汽燈之蓋數而定)頂面之闊度須比其他三面及各格橫格板狹約吋許，留作色片槽之位置，在各格之中心處，鑿一圓孔，以為套入汽燈之用，其他三面及各格橫格板各在凸出之時許處鑿色片槽，以便插入色片之用。



(圖八第)

木板製者須在各格周圍內塗以白礬或其他可以反射之銀色等。但無論用何種材料製造，其頂面均須用木板，且載重量并須以能持擇其所載汽燈之



(圖九第)

重量爲原則，在頂面若干距離處，須各釘以銅環

，以便穿入吊繩

，作爲懸掛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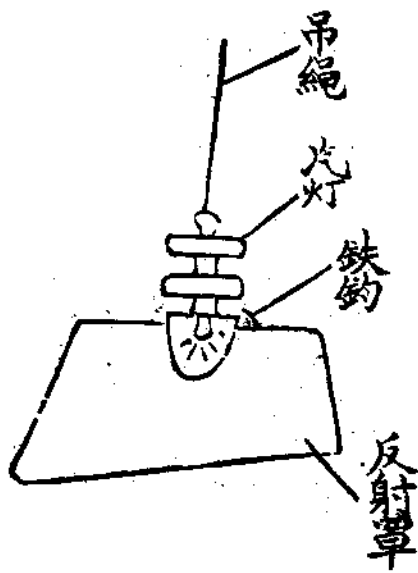
(如圖中所繪之

十吊繩)此項燈光

之懸掛時，須注

意頂面要絕對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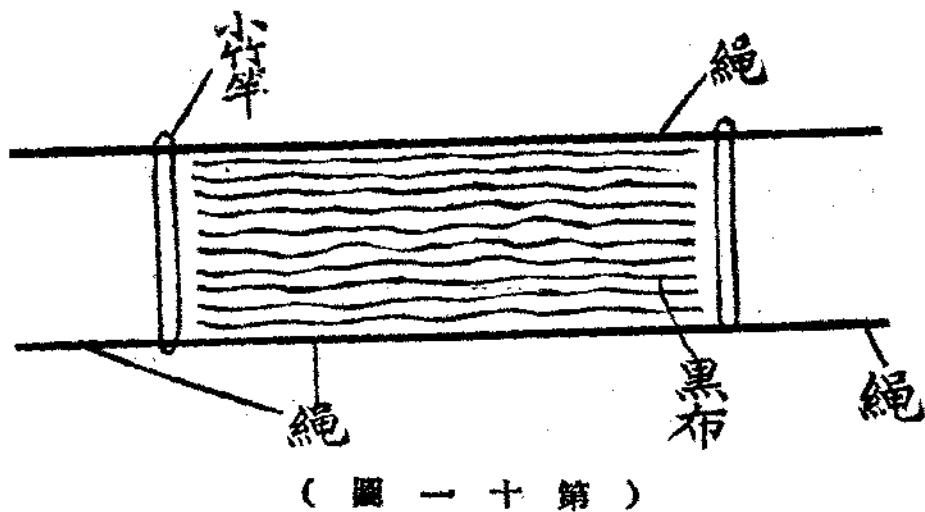
持水平之地位，



(圖十第)

之懸掛時，須注意頂面要絕對保持水平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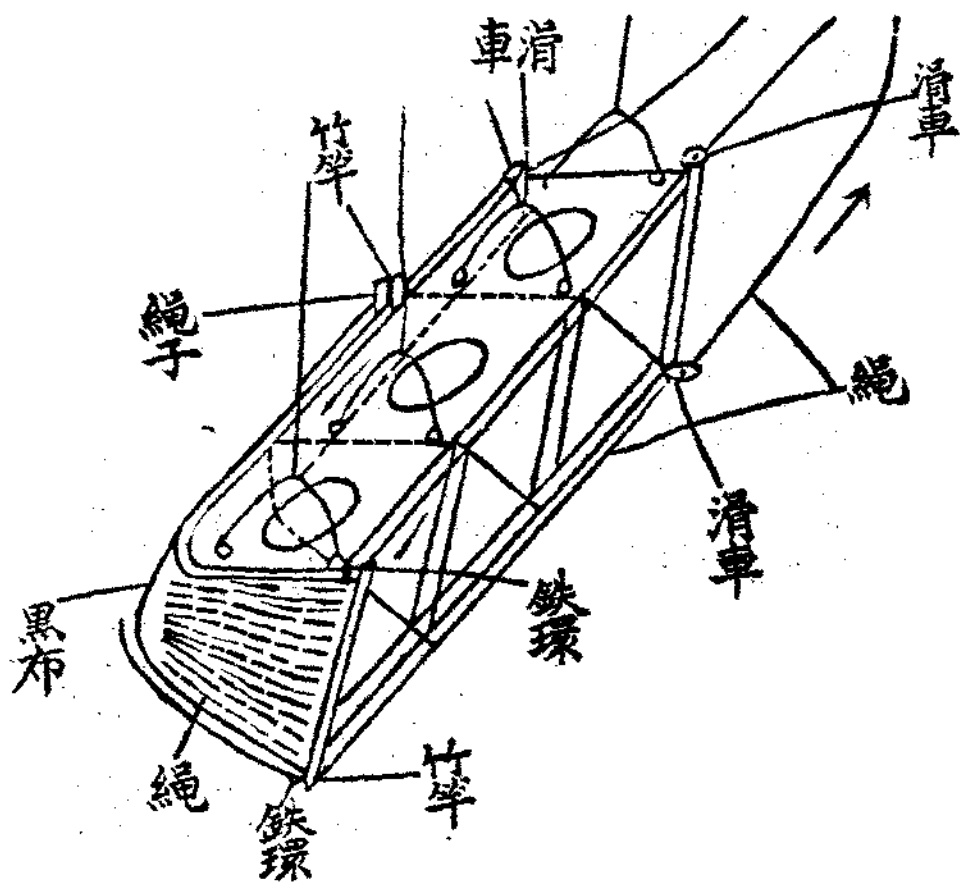
其橫斷面如(第十圖), 如要其明滅自如時, 可另製一比燈箱口稍大之黑布一如(第十一圖)用滑車



及螺絲環如(第十二圖)之形式, 掛於燈箱之上, 應用時祇須拉着首端之繩, 則此塊黑布即可或在燈箱之前遮住箱口或藏在燈箱之後露出光源, 明滅自如矣。

流動演劇隊下鄉宣傳時, 若能利用上列各種設計, 祇須

隨帶幾個輕而易携的燈箱, 到處可以租好汽燈套上, 而成為很好的燈光了, 惟以上設計, 係就個人思想所及, 至是否實



用, 尙有待實地工作者的指正。

廿七年七月十五日

生死線

(五幕劇)

陳啓庸

時：一九三七年初。

地：山東曲阜縣。

人：吳廷玉

吳妻

楊秋芳(廷玉姨太太)

吳小玉(廷玉子)

高修蘋(廷玉媳)

吳新蘭(廷玉女)

李品實(廷玉甥)

方希昌(廷玉親信人)

田四(廷玉保鏢)

老孟(廷玉僕)

小鄭(廷玉僕)

王媽(廷玉僕婦)

尹鳳山

田中上尉

日兵數人

(第三五兩幕人物另列)

第一幕

地點：吳廷玉的書房。

時間：晚十一時至一時許。

佈景：一間舊式書房。台的中央是一列

窗門，外面的月光正朗朗地投射在上面，有些樹影婆娑着，窗門底下，許多書架子傍着，線裝書有秩序地排着上面，這些書架並不高，牠不會把窗門遮住，或是妨礙了窗的啓閉。在書架的左邊，有一門，進去就是廷玉的臥室。台左，依着牆就是一張書桌，書桌下去不遠是個門通外廳。台右一門通內室。房中排着一套舊式的椅棹。這是吳廷玉

辦秘密事的書房。

開幕時，廷玉坐在書棹旁，臉對着觀衆，手上拿一枝筆，面前放着一封信和一張名單，棹的一角放個電話機，此時，房中只有廷玉面前的立燈燃着。

廷玉，他大概有六十多歲，下巴留一撮鬍鬚，尖長臉兒，眼皮很厚，背有點駝，身材不大高。他平常脾氣非常固執，容易發怒，可是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他的胆子又小得像鼷鼠，他的思想完全是前清時代的思想，做人並不壞，可惜太愛錢，這養成了的貪吝的習慣與手段。當他在褚玉樸時候，當着天津的道尹，就大大括了一次地皮，這多年來的賦閑而經濟上還不覺得拮据，就可知道他那時的收入情形了。現在，他雖然已年近古稀，他的雄心未已，還想出來活動活動，有了官做，弄到手一筆錢，連他的子孫也就不怕饑寒了。

此時他坐棹旁，雙眉緊縐，深思着，像有某件事情在煩擾着他。

外面有着又麻將的牌聲傳進來

• 在台中央的窗門後面，有一个人的黑影子一幌，蹲下去，些時，又慢慢地向上站起來，假如人們注意的話，可以看到這個黑影子移動着他的手，紙窗上就有一个指頭戳進來，接着是一个黑珠子在那邊兒滾來，但是這些，吳廷玉是一點兒都沒覺到。過了些時，台左有人在敲着，那黑影子一轉眼間便看不見了。

門外 老爺！

廷玉 (下意識地看看門，順手在棹上牽一張紙遮着桌上的信和名單，然後) 進來！

(老孟進來。他有四十多歲，胖胖的，說話有點口訥，胆子非常小，怕鬼怕賊又怕死，他以為自己很聰明什麼都喜歡多嘴，臉皮厚，挨了罵還張着嘴笑，當他在主人面前時，他自己看成狗，但是自己一个人

在的時候，他也喜歡罵人，喜觀裝成大好老。此時他捧着一杯參湯進來，放在廷玉面前，彎着腰，恭敬地站着)

老孟 老爺，參湯。

廷玉 (滿不在乎地瞧他一眼) 太太睡覺了？

老孟 還沒有，老爺，麻將還沒有完。

廷玉 嗯。(手撫着杯子)

老孟 (看他一眼，打算退去)

廷玉 (突然) 等下！

老孟 (恭敬地轉身來) 噫。

廷玉 甥少爺回去了？

老孟 是，回去了，聽說等會兒還會來的。

廷玉 噫——沒你的事，去吧！

老孟 噫。(恭敬地打一躬退去。)

(廷玉心不在焉地飲着參湯，窗外的黑影子又顯出來。廷玉喝完參湯想拿起筆來寫信，寫後，當他正在寫信封的時候，那窗門慢慢地開了，側身抓進一个身披黑大氅的人，

臉孔用面罩罩住，只露出眉毛以上及嘴巴以下的地方，戴頂黑高帽，因之此人的樣子誰也瞧不清，大家所感到的只是個身材很高的人吧了。他們進來，一手握着手鎗，迅速走到廷玉背後)

黑衣人 站起來！舉起手！

(廷玉向後看看，驚嚇他站起來，全身有點抖，高舉兩手)

廷玉 你……你……

黑衣人 不准說話！

(廷玉住在那兒，黑衣人迅速地把他棹上的信及名單收藏在身中，又拔出抽屜來看，覺得沒有什麼，便拿鎗指着廷玉)

黑衣人 向前走(廷玉向前走) 站住；

廷玉站住) 不許回頭，一回頭，我就開鎗！

(說後黑衣人就輕輕地向後退，一步一步地，退到窗前，踏上椅子，爬到窗外去，把窗門向外輕輕關上，接着這黑影子一幌，就不見了，鎗

門上只剩下一片月光和樹影，廷玉站了些時，覺得後面沒有一點聲息，胆小地，慢慢地，轉過頭來，一看，房子裏除了他，鬼也沒有一個。他趑趄地走向窗，但迅速地拉開窗門，那月光便似水一樣地瀉進來，他向外看看，除風吹着樹葉，沙沙作响外，可說是萬籟俱寂。他轉身來，想開聲喊，因為過分的恐嚇，還是低聲地有些顫抖）

廷玉 救，救……賊，賊啊！（大聲，胆也壯了，急過去開了開關，室中大放光明，他臉上立刻轉成怒容）田四！田四！孟樸！鄭英！田四！田四！混帳東西（更大聲）田四！（小鄭從左門進來。他只有二十多歲，生得很漂亮，假如穿上西服，誰也會喝聲彩的。但是他的性格不像他的臉孔那麼柔媚，他堅決勇敢，直言敢諫，不諂媚不多嘴，剛好同老孟相反，他非常勤慎地自學着，因之他腦袋裏倒裝了不少新知識

，雖然是個吳家的下人，可算是個知識份子。他對吳家早就感到不滿了，然而他沒有離開的原因，起初爲着不忍走，——因為他是吳家的世僕——近來，更爲着某種原因，更不打算走了。他進來，看見廷玉那種神氣，有些好笑，但恭敬地）小鄭 老爺，什麼事？廷玉（憤怒地）混帳東西，你們都跑那兒去了？小鄭 太太教俺到街上買東西去，剛回來的。

廷玉 買東西！（大聲）回來了，怎麼不進來！小鄭 老爺不是說，沒有叫喚，不准走進這間房子的？廷玉（語塞頓）混帳東西，喊田回來！快！快！小鄭 噏，噏！（小鄭退，廷玉在房裏發狂地走着）廷玉 混帳！——（思）這怎麼辦？（楊秋芳從右門入。她二十六歲，

圓圓的臉兒，圓圓的身材，好像她的整個兒身體都是圓的，態度很風騷，眼睛水汪汪的，倒處潯人，人們看到她那縫髮的頭髮，和解開着的高高的衣領，心裏也許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樣兒。她認得一點點字，看了一點點書，讀音常讀錯，喜觀說許多新名詞，但是這些名詞不是說錯，就是安置得非常不妥當，但是她很聰明，她知道怎麼來揮槍男人，常常說俏皮話）

秋芳 老爺，這晚了還沒睡覺？廷玉（看她一眼）秋芳（走近她，撒嬌地）怎麼了？您這老傢伙，人老了，癖氣就越變越奇怪了，跟您說話，老是不理人家，把人家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但是一輪到床上，（看看四圍都沒有，微笑着，臉上浮起一層紅暈，低聲地）您的話就多起來了，我看，您一定有病，有病，俺知道那種病的名字，王醫生說過的，張賀平小說

上也說過的，那是叫做——叫做斯——「葛斯的」。

廷玉（給她弄得笑起來）你給住嘴好不好，什麼叫做「葛斯的」，給人家笑死了。

秋芳 怎麼會笑死，難道俺說錯了？葛斯的的就是神經病，俺知道的。您是有點神經病，尤其是這幾天，一個人老躲在這間房子裏，走着，坐着，有時繃着眉頭，有時張着嘴巴氣，有時自個兒嘻嘻哈哈地笑，有時咬着筆頭發呆，對您說話您不理會，人家不理您的時候，却儘向人家歪纏，您這不是神經病了？

廷玉（厭煩地）得，得，得，人家有要緊的事兒，沒功夫給你閑談。

秋芳 要緊的事兒？您有要緊的事兒難道別人就沒有要緊的事兒！俺知道您現在討厭俺了，你們男人總是這樣是一個愛一個的，朝三暮四的，玩兒夠了，就把人家丟在一邊不管——當然了，俺現在年紀大了，

人也老了，那兒此得上在天津的時候兒，不擦粉，不塗胭脂，比現在還好得多。那個時候真是「座上客常滿，」嘿，什麼「不空」呀？——

真是，近來的記性越變越壞了，——這且不管他，俺說——（看廷玉完全沒有注意她說話，走向前搖着他）您怎麼了，給你說話理也不理人家。

廷玉（不耐煩地）俺看，你也得了吧，人家心裏煩得緊哩。

秋芳 俺知道你近來討厭俺得緊。

廷玉（求饒似的）得了吧，好太太，今兒晚上俺的確沒功夫，你有話明天再說吧。（揮手要她出去）

秋芳（看他一眼，不樂意地欲下）

廷玉 秋芳，你瞧見田四，教他趕快來這兒。

秋芳 田四？

廷玉（心不在焉地，沒有聽見她的話）豈有此理，怎許久還不來！（焦急地走着）

秋芳（看他一眼，自語地）這「葛斯的」病越來越凶了，俺得告訴太太去。

（秋芳下。廷玉在房中焦急地走幾步，左門有人敲着）

小鄭（在門外）老爺！

廷玉 進來！

（小鄭與田四入）

（田四是廷玉的保標。他有着高大強健的體格，粗眉大眼，像子是個小東人的典型，但是他的胆子很小雖然當的是保標，其實說起來，他的拳術一點不高明，鎗又開得百不一中，他能夠當這保標，是借着一張合會吹的嘴，和高大的身軀，他實在的本領誰也沒有領教過。他已經三十多歲了，未曾娶過親，因之對於性的要求是相當迫切的，因之，通常時候，他對於女性是非常柔順的。）

廷玉（看他們進來，更加生氣了，對鄭）你這笨東西，怎喊一個人要喊

了半天！

小鄭 俺找田四去。

廷玉 (轉向田四) 你跑到那兒去！

田四 (腰微彎) 俺——俺在園子裏。

廷玉 你做什麼的？

田四 俺在園子裏巡邏。

廷玉 巡邏？放你狗屁！你到園子裏去巡邏，難道看不見有人到這兒來搶

東西！

田四 (一字一字地) 有人到這兒來！

廷玉 (非常憤怒地) 你們這般混帳王八蛋，用你們這般人，連東家都要倒

霉了！(打案) 田四，你當的什麼職務，你說！你說！

田四 (怔怔地看着他)

廷玉 混帳！到園裏去巡邏？到你巡邏

回來的時候，俺是已經讓人家打死

了。

田四 (喘喘着，非常笨拙的問) 老爺，真的有人來搶東西？

廷玉 混帳！誰給你開玩笑？

田四 (他的本領來了) 好他娘的那個，

這真奇怪了，俺田四在人家裏兒當

保標，光是兩個名字兒拿出來，就

沒人敢來轉念頭了。老爺，俺在您

家裏不是也兩三年了，您家裏兒可

有一張紙頭丟掉的嗎？今天這個小

子可真大胆，俺一定放不過他，老

爺，請您告訴俺，什麼樣子的一个

人？

廷玉 (怒氣未消) 什麼樣子！

田四 嗯，老爺，請您告訴俺，憑俺過

去的兩個名字兒，在這曲阜地方，

要找兩個小子，是非常容易的。

廷玉 這人？從衙門爬進來，走到俺背

後，俺才知道，他的樣子俺瞧不清

楚，俺只覺得他全身都是穿着黑衣

服，連臉孔都用黑面罩罩着，俺只

覺得這個人身材很高就是了。

田四 很高？

小鄭 (試探他) 老爺可聽出他說話的聲

音？

廷玉 (側着頭一想) 說話的聲音很特別

，好像很熟，但又想不起是誰來。

小鄭 這個——老爺，您什麼東西給他

搶了？

廷玉 什麼東西？(頓) 當然是重要的東

西囉。(說起來，他又急了) 該死！

該死！

田四 老爺，您可不用着急，(打自己

的胸) 包在俺身上，給您找回來！

廷玉 包在你身上？

田四 嗯，包在俺身上。不是俺田四誇

口，別的事兒也許還難辦，惟有這

樣的事兒，俺田四總給您辦得妥妥

貼貼的。

小鄭 (用懷疑而帶點不安的神氣看着

他)

廷玉 那你就趕緊去辦，能夠把失掉的

東西要回來，俺一定重重地償你。

田四 老爺，請您告訴俺，失掉了什麼

東西？

廷玉 嗯——兩封信，一封是別

人給俺的，一封是俺寄給別人的，

還有，一張名單。

田四 (這似乎出了他的意外) 兩封信和

一張紙？

廷玉 (點頭) 嗯，怎麼？

田四 這賊要兩封信和一張紙做什麼！

廷玉 這你不要管，你只給俺找回來！

田四 (又是他的那一套本領) 是，不管他什麼，就是一根頭髮兒，俺田四也能夠跟您找回來的。

小鄭 不過，老田，你忘記了，你不認識字。

田四 嗯，(頓) 這不要緊，老爺的三個名字兒，俺看都看熟了，總可以找得到的。

廷玉 那你找去，俺限三天！

田四 好，三天總成，俺現在先到園子裏去看看，賊人是什麼地方進來的。

廷玉 好，你去得了。

(田四從左門下)

廷玉 鄭英，打個電話找尹老爺。

小鄭 噫！(打電話) 您那兒？……啊，

尹老爺在家嗎？……俺吳公館……

啊，您是尹老爺。(以聽筒給廷玉)

廷玉 (接過聽筒) 喂，喂，……你鳳翁

嗎？我廷玉……噫，您立刻到俺家裏一趟好吧？……有要緊的事跟您商量。……好，好，好，您立刻就來……好，好，回頭見。(放下聽筒)

(他在接電話的時候，吳妻，秋芳，修蘋三人從左門入)

(吳妻，六十歲左右，兩鬢頹白，牙齒亦不健全，因之她的嘴巴特別扁闊。雖然，他却很肥胖，臀部發達，然而她的下體却很渺小，尤其是兩小腿，此種畸形的發展，可算是普通中國老年婦女的特殊形態，因為當她年幼的時候，兩脚是受過好多苦楚的——纏足。她的性情很慈祥，平常除了喜歡打牌之外，就是唸經拜佛。她好像沒有個性，對於丈夫只有服從，因為她以為男人的知識和經驗總比女人好，男人若覺得是對的，那一定是不會錯的。)

(修蘋，二十幾歲，苗條的身材，鵝蛋臉兒，若是將她的全身來考察

，那可說是相當的美麗，——只是病態美而已。但是他的臉色蒼白，兩唇沒有血色，在額骨上，有點紅暈，她裝飾很素淨，手臂上還纏着一塊黑布，這是為她的母親戴孝。她常常咳嗽，咯血，很明顯的，她是个肺結核的第二期患者。她很悲觀，她覺得人活在世界上，一點樂趣都沒有，這當然是為了她屈服在她的不滿的環境底下所致。不過她是受過中等教育的，思想清晰，具有熱情，只可惜她未能掙扎這家庭的環境，對社會上盡一點責任。)

(他們三個人走進來，修蘋挾着吳妻，廷玉電話還未說完，只先向吳妻示意，教她等一等。吳妻便坐下來，秋芳與修蘋站在她兩旁，修蘋在咳嗽着。廷玉打完電話，放下聽筒。)

小鄭 老爺，沒什麼事兒了？

廷玉 沒有了。(揮手)

(小鄭下)

廷玉 (向吳妻) 有什麼事兒嗎，太太？

吳妻 你身上有什麼不舒服？

廷玉 (莫明其妙地) 不舒服？

吳妻 嗯，你有什麼不舒服沒有？

廷玉 沒有，俺有什麼不舒服？

吳妻 你不是有病？

廷玉 有病？(笑起來) 沒有的事，誰說

俺有病？

吳妻 姑娘說的，她說你有了什麼「的」的「病」？(看秋芳一眼)

廷玉 (更莫明其妙起來) 什麼是「的」的「病」？

吳妻 (向秋芳) 你說什麼「的」的「病」？

秋芳 (忍住笑) 不是「的」的「病」，是「葛斯」的「病」。

吳妻 嗯，是的，是「葛斯」的「病」，這

怪名字兒俺可說不來。(向廷玉) 你有沒有？

廷玉 笑話，俺有什麼「葛斯」的「病」？

俺什麼也沒有，你不要聽她胡說！

秋芳 俺怎麼是胡說，您這些日子來，不是有點瘋瘋癲癲的嗎？

廷玉 俺有什麼瘋瘋癲癲的？俺看，倒

是你自己有點瘋瘋癲癲的哩。

秋芳 (急起來) 俺怎麼——？

吳妻 (截住她) 得了，只要你沒有什麼

病痛，那就好了，難道在這燈光底下，好意思罵人吧？不過，老爺，

俺看你也可以了吧，俺家裏總不算窮，還過得去，你現在年紀也老了

，身體也不比從前了，這正應該享福的時候兒，何必那樣天天忙得什

麼似的，假如一旦忙出什麼毛病來，那不是拖累了一家人？

修蘋 是的，爸爸……(咳嗽) 你也該休息，有什麼事兒，叫小玉來做，那不是一樣的？(又一陣咳嗽)

廷玉 俺知道，不是俺喜歡忙，俺不幹，人家要找着俺幹，沒有辦法。再

說，俺現在身體還好，還沒有什麼，趁着還能夠做點兒事情的時候，

出來活動，也是好的，小玉年紀還青，沒經過大事兒，資望也不夠，

所以有的事兒他根本做不來。

秋芳 不過老爺，您現在又不是當着天

津道尹，有什麼事兒要這樣忙法？

廷玉 你這個人總是這麼多嘴，你們女人懂得什麼？

人懂得什麼？

秋芳 咱們女人雖然不懂得什麼，可也懂得您現在有病，患了「葛斯」的

「病」，「葛斯」的「病」就是神經病。

修蘋 (又一陣咳嗽)

廷玉 (看秋芳一眼，又看看修蘋，對吳妻) 時候兒不早了，你也該睡覺去了，媳婦兒有病，更應當早點兒睡覺。小玉呢？

修蘋 他……(咳一聲) 在房裏，大概已經睡覺了。

廷玉 你們也該睡覺了。

吳妻 你呢？

廷玉 尹老爺就要來了，還得商量一件重要的事兒。

吳妻 (起身) 你也該早點兒睡覺。

廷玉 俺知道的。

(修蘋扶吳妻下，秋芳隨着，到了門邊，他轉身來)

秋芳 老爺，您身上真的沒有一點兒不

舒服？

廷玉 誰騙你們？你睡覺去吧，別囉唆了。

秋芳 (向前，嬌媚地)您再給俺一點錢

好不好？

廷玉 昨天不給你二十塊錢了？

秋芳 買一件衣服就光了。

廷玉 (從身上拿出錢來，點十元給她

)你花錢的本領倒也不錯。

秋芳 (接過鈔票，看一眼)再給俺五塊

錢。

廷玉 (剛要說話，門外老孟聲音)

老孟 (在門外)老爺，尹老爺來了。

廷玉 (以五元給秋芳，低聲)去吧，尹

老爺來了。(向門外大聲)請進來。

(秋芳下)

(左門開，尹鳳山入)

(鳳山，五十多歲，很瘦弱，思想和廷玉差不多，但却比廷玉更卑鄙

，是個惟利是圖的人，性情比較暴

燥點，也許這是爲了他的身體不健

(康的緣故)

鳳山 廷翁，有什麼要緊的事兒？

廷玉 糟糕，糟糕，你先請坐，俺再告

訴你。

(老孟獻茶退)

鳳山 (坐)有什麼重要的消息。

廷玉 沒有。

鳳山 那爲了什麼？

廷玉 咱們的名單給人家搶走了。

鳳山 什麼？名單給人家搶走了？

廷玉 你想這糟糕不糟糕？

鳳山 這——

廷玉 俺想咱們身邊一定有奸細，不然

的話不會來的這麼碰巧，咱們的名

單剛調整清楚，俺正在寫信給田中

大尉，一個人從這窗門爬進來，拿

枝手鎗，把名單就搶走了。

鳳山 這個人你可認識？

廷玉 當然是認不出來，他臉孔用面罩

罩着，全身穿着黑衣服。

鳳山 嘿——(思)這也許還不大要緊。

廷玉 不大要緊？

鳳山 俺剛才得到一個消息，韓復榘的

軍隊已經退了，日本軍隊在這兒晚

上會來咱們曲阜，只要日本軍隊一

來，咱們什麼都不怕了，名單給他

們拿走有什麼關係？

廷玉 這消息確實嗎？

鳳山 大概很確實。

廷玉 (安慰地)那就好了。

鳳山 不過這事情咱們得查一查。

廷玉 那當然。鳳翁，咱們一起到機關

去一趟好吧？

鳳山 到機關去？時間已經不早了吧？

廷玉 不要緊就在這旁邊兒，很快的。

順便查看看，你剛才所說的消息確

實不確實。

鳳山 (稍頓)也好，咱們就走吧。

廷玉 好。(站起入臥室，立即出來，

拿一件大氅穿着，向外喊)田四！

鄭英！

(小鄭田四入)

小鄭 什麼事兒，老爺？

廷玉 你把棹子上的東西收拾一下，俺

跟尹老爺出去一趟就回來，太太問起來，你只說俺睡覺去了。（向田

四）你跟俺出去一趟。

田四
小鄭 噲，噲。

廷玉（向尹）咱們走吧。

（與尹從左門下，田四跟着）

（小鄭看他們出去之後，急走向前，將椅子上所遺留下來的紙張很迅速地貪吝地看，結果很使他失望，他就開起抽屜來翻，還是沒有什麼發現，正在他極力搜索的時候，外面有了腳步聲，他急把屜關上，裝做收拾東西的樣子，秋芳從右門入）

秋芳 小鄭，就你一個人在這兒？

小鄭 噲，姨太太。

秋芳 老爺呢？

小鄭 睡覺去了。

秋芳（帶嚴厲地）你胡說，老爺從來不

這麼早睡覺。

小鄭 噲——

秋芳 出去了，是不是？（走近他）小鄭

，你近來怎麼越變越不老實了，對俺，更不老實，常常欺騙俺，你知道欺騙了俺就是對俺一種「侮辱」，「侮辱」，你知道？一個人絕對不能受人家「侮辱」的，尤其是一個上頭人不能受底下人「侮辱」的，你知道嗎？

小鄭（向後退，截住他）姨太太，要請方先生來？

秋芳 方先生？

小鄭（囁嚅地）噲——？

秋芳（不快地）爲什麼要請方先生來？

小鄭 您空閑的時候，不是頂善歡跟方

先生談？

秋芳 誰說的？

小鄭 噲——噲——請方先生去！（匆匆下）

秋芳（失望而有點憤恨地）鬼東西，俺

總有一天教你——

（此時李品實從左門上。）

他二十四歲，身材高大雄偉，長方

臉兒，從他那闊大的兩腮上常常有

咬牙時的浮筋顯現着。人們可以知

道他的性格非常堅強，同時又是個勇敢果斷的人。他是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教師，對於抗戰的事，他是非常熱烈地參加着，因此他每天的工作非常忙，有時爲着需要，夜以繼日，這是常有的事，因之近數月來，他的精神好像有點疲憊雖然他並未灰心或且畏縮。他是廷玉的外甥，但他的思想和行爲同他舅舅却完全兩樣，他希望用全力來克服舅舅的錯誤觀念，但是舅舅也在極力想挽救——他認爲是挽救的——他的危險思想，因之，他們之間便遺留着—道洪溝，但是在表面上，他倆還是敷衍着。）

（他走進來，看見秋芳）

品實 姨太太，就您一個人在這兒？

秋芳 啊，您怎麼去了這許久才來？

品實 對不起，給朋友纏住了，不能立刻就回來，麻將已經打完了？

秋芳 早就完了，您表妹替你打，輸了

三塊錢哩。

品實 三塊錢？不要緊的。（注意地）舅舅呢？

秋芳 出去了，您有事兒？

品實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

秋芳 咳，品實，俺現在有一件事兒問您，你得老實告訴俺。

品實 那當然了，對您姨娘能夠不老實嗎？

秋芳 一個人受到了人家的「侮」辱，應當用什麼方法來報復？

品實 （不明白）「侮」辱？

秋芳 喂，要用什麼方法來報復？

品實 （明白了）啊，您是說侮辱？誰還敢侮辱您？

秋芳 這您別問，俺只要您告訴俺什麼方法來報復。

品實 這——這——那又何必？忍耐是美德，忍耐一下什麼事兒就不成問題了。

秋芳 您這個人也講忍耐？
品實 他怎麼不講忍耐？啊，俺得找舅

母去。

秋芳 太太在唸經，等下去，先跟俺談談不好？

品實 等下咱們再談吧，俺得先找舅母去。

秋芳 那歇會兒到俺房子裏來。
品實 好的。

（品下，秋芳站起伸個懶腰，好像有點疲倦。）

（左門開了，走進來的是方希昌）

（方希昌，四十多歲瘦瘦的臉，瘦瘦的身材，下巴很尖，留一撮鬍鬚，有點駝。他常常喜歡嘻嘻開嘴兒笑，眼睛笑成一條縫兒，他覺得這個非常容易引起人家的同情的，他知道怎麼逢迎比他高貴的人，他也知道怎麼對下人使威風，他很有心計，同時又很狠毒，但是他缺乏勇氣。他自視很高，但環境不允許他望上爬，因之他對於比他高貴的人，尤其是他的東家，感到一種敵意，然而當他在東家面前，他又變威馴

服的狗。）

（他走進來，非常熱烈地走近秋芳，但是她以淡淡地看她一看）。

秋芳 你來了，你來做什麼？

希昌 （她的淡然的態度出了他的意外）怎麼，不是您教俺來的？

秋芳 （頓，想否認，但又止住）咽——

希昌 （討好地）俺一聽說是您教俺來，俺心裏就快樂得什麼似的，咱們不是有好幾天沒機會談心了吧？雖然是短短的幾天，在俺就好像是幾年一樣，不，幾百年，幾千年一樣，俺老想找個機會跟您談談，但是老是找不到機會，這可把俺急死了，今兒晚上，俺一聽到是您叫俺，俺就顧不得什麼行必正，遊必方了，飛步趕到這兒來，還是俺小心，先從門縫兒裏張望進來，那位甥少爺就在這兒，這可把俺急死了，好的這時間已經過去了，這俺可見到您了。

秋芳 （給他說得有點活動起來）你這麼

急要找俺？

希昌 不是嗎？「天地良心，俺從來就不打謊話。」

秋芳 有什麼事兒要跟俺談？

希昌 當然有很要緊的事兒。

秋昌 那你說。

希芳 您知道現在外面很紛亂吧？

秋芳 很紛亂？有什麼紛亂？

希昌 您怎麼會不知道？現在外面謠言很紛亂，都說韓復榘的軍隊要退了，日本兵就要來了，許多人都在搬哩。

秋芳 許多人搬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希昌 別人搬走，那當然跟咱們沒有關係，不過，這是一個好機會。

秋芳 怎麼是一個好機會？

希昌（眼睛裏流露着熱情）秋芳，你難道沒有一點熱情，難道能夠就這樣子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嗎？你不想離開這兒？

秋芳 離開這兒？

希昌 嗯，秋芳，你太美麗了，你的美

麗緊緊地抓着俺的心，俺愛你，俺

不能一時一刻，一秒鐘離開你，在這兒，咱們不能常常見面，不能常常在一起，要談幾句話，總得担了多少心，受驚受嚇地，這個，俺實在耐不住了，俺想總得離開這兒才好。

秋芳 他跟你私逃？

希昌 不可以嗎？——所以我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日本兵一來，這裏一定很紛亂，那咱們就可以乘着紛亂的時候跑走了。

秋芳 有那麼便當的事兒？

希昌 當然是，跟着難民跑，一定不會給他們找到的。

秋芳 不是你忘記了，俺是一個女人，一個只會吃飯，只會花錢的女人，你能夠養活得起嗎？

希昌 供給你一個人，俺想總可以的，這半年來，俺也有點積蓄了。

秋芳 不過——（看他一眼）

希昌 怎麼？

秋芳 嗯——

希昌（握着她的手）秋芳，俺希望，不，俺求你答應俺，俺求你跟着俺離開這兒，你從前不說過有機會就跟着俺走嗎？你從前不說過頂愛俺嗎？

秋芳 那是從前的事，現在可有不同了。

希昌 怎麼，秋芳，你是說現在——

秋芳（截住他）俺老實告訴你，要俺跟你一起逃去，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又安慰他）當然了，不是俺不肯跟你，是爲了逃走的事情，不像你說的那麼容易，這個問題俺們以後再談他吧！

希昌 不，秋芳，俺覺得現在正是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俺求你給俺一個答復，走，還是不走？

秋芳 這個問題教俺怎麼能夠立刻答復你，想一兩天好不好？

希昌 想一兩天？

秋芳 不應該詳細地想一兩天吧？

希昌（知道失望了）嗯——

秋芳 (迎着他，笑) 你這老孩子，怎麼年紀老了，還怎麼急性，難道連一兩天都不能待？

希昌 (焦急地) 你知道這兩天日子，俺便像坐兩年監牢一樣。

(外面有着人聲)

秋芳 (低聲) 別响！(聽) 你聽，有人來了，你快走，咱們以後再談吧。

希昌 (站起來) 假如日本兵一來，一聽到鎗聲，俺依着從前的老法子，在園子裏丟石頭喊你，你就要出來。

秋芳 俺知道的。

希昌 你不要忘記了。

秋芳 當然，你快走吧。

(希昌匆匆下)

(秋芳假裝着睡覺，斜躺在樓上。)

(李品實和吳佩蘭入)

(吳佩蘭，二十二歲，不大漂亮，身體特別發育，不知道的會使人疑心她是少奶奶；大大的眼睛，長睫毛，人倒是很聰明的，平常受過舊式教育，忠孝節義四個字她是明瞭

的，不過近些年來，喜歡看新小說，因之在腦筋裏，便也有着新思潮——知道對於男人不必怕羞，對男人可以求愛，她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

(他們倆進來，起初沒有看到秋芳)

佩蘭 表哥，你瞧怎麼樣？

品實 這個問題俺真不知道要怎樣答復你。(看到秋芳) 咳，你瞧，姨娘自個兒在這兒睡覺了。

佩蘭 (近前喊她) 姨娘，姨娘，怎麼一個人在這兒睡覺？

秋芳 (裝做剛醒來，睡眼惺忪地打個呵欠) 啊，——是你們倆呀？

佩蘭 你怎麼在這睡覺，天氣這麼冷。

秋芳 俺等着老爺，不知不覺地就睡覺了。

品實 舅舅還沒回來？夜已經很深了。

秋芳 幾點鐘了？

品實 快一點鐘了。

秋芳 (打個呵欠) 啊——俺睡覺去，不

等他了。

品實 怎麼就走，在這兒談談不好？

秋芳 不，俺死了，明天再談吧。(從右門下)

(品實看看週遭，走向前坐下，佩蘭挨在他身邊)

佩蘭 (深情地) 表哥！

品實 (心不在然地) 什麼事？

佩蘭 你就不能告訴俺嗎？

品實 (避免地裝做不知) 告訴你什麼？

佩蘭 俺剛才問你的。

品實 俺告訴過你了，這個問題俺實在沒有辦法答復你。

佩蘭 爲什麼？

品實 也不爲什麼。(轉了話鋒) 佩蘭，你知道現在咱們這兒很危險嗎？

佩蘭 危險？

品實 嘿，你不知道？

佩蘭 不知道，咱們這兒……有什麼危險？

品實 這奇怪了，你難道不知道日本兵就要打來了嗎？

佩蘭 這當然是知道的。

品實 那不是危險了？日本兵一到這兒

，先放火搶東西，再殺人，像你們這樣年青的女人，就特別危險，給日本兵看到，你別想逃得掉的，你們爲什麼不早點避到別地方去？

佩蘭 爸爸不肯。爸爸說不要緊的，日本兵不會那麼壞，他們的紀律很好，他們來了，咱們絕對不會有危險的。

品實 你就相信你爸爸說的話吧？

佩蘭 俺也不一定相信，因爲除了爸爸，許多人都說日本兵的紀律非常壞，不過爸爸既然說不要緊，俺想他平常說話做事都很小心，所以俺想危險大概總不會有的。

品實 是是，你們危險也許不會有，不過你知道舅舅現在已經……（極力壓制着自己心內憤恨的感情）

佩蘭 （看他的樣子，心裏不覺生了一種恐慌的暗影）已經是什麼？

品實 不，不，沒有，俺是說舅舅現在年紀已經很老了，担不起驚嚇，最

好還是離開這兒的好。

佩蘭 你知道，這不是俺能想出主意的，爸爸不去，媽媽也不想走，所以俺們一家子就這樣待下去了。

品實 不過俺看你們就這樣子待下去總不是個辦法。

佩蘭 爲什麼？

品實 因爲——

佩蘭 表哥，請你老實告訴俺。

品實 （心中在計劃着）是，是因爲——

佩蘭 你爲什麼這樣，你平常說話是頂爽快的。

品實 不過——

佩蘭 （焦急地搖着他的手）怎麼的，你說呀！

品實 （站起來，鼓起勇氣，毅然地）你知道舅舅已經做了漢奸了？

佩蘭 （驚愕）漢奸？

品實 嗯。

佩蘭 這，這恐怕不可靠吧？

品實 怎麼不可靠，大家全知道的。

佩蘭 表哥，你這句話俺有點不大相信

，俺爸爸一定不會做這麼壞的事情，他不過想活動活動就是了。

品實 那不是了？就是舅舅想活動，才當起漢奸來。

佩蘭 不過爸爸平常最講道理的，俺相信他不會做這個事情。

品實 這是真的，佩蘭。

佩蘭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嗎？

品實 現在雖然沒有，可是一兩天之後，不用俺證明，你就可以看到的。

佩蘭 真的？

品實 所以俺說，還是由你們勸舅舅，離開這兒，免得當了漢奸，不單是自己要遺臭萬年，就是咱們也都沒臉見人。

佩蘭 （想）不過爸爸的脾氣你也是知道的。

品實 是的，不過舅舅的脾氣雖然固執，但是咱們總得想法子來使他轉變過來。

佩蘭 你不是常常跟他辯論吧？除了只是挨了一頓罵，結果還不是一樣？

品實 挨罵有什麼關係，只要舅舅能夠轉變，俺多挨幾次罵有什麼要緊？

(此時門外有一陣聲音，從遠而近)

女子的聲音 你這個人怎麼的？說睡覺又不去睡覺，自個兒在房子裏喝酒喝醉了，又出來亂跑什麼？

男子的聲音 誰說俺喝醉了？俺得找爸爸去。

女子的聲音 還不到頭來，給爸爸看到了，又得挨一頓罵。

男子的聲音 不要緊，不會的。

(小玉酒氣醺醺地從右門入。)

(他有三十歲左右，身材很高——和品實差不多——動作很文雅，臉子和態度都很漂亮。他曾經受過了高等教育，說學問他是有的，不過爲了幾年來當大少爺的習慣，書本子早就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這也許不是他們的錯誤，因爲當他從日本畢業回來，滿心裏是想做點大事情，然而大事情沒有他的份兒，小事情他又不要苦守，因之

就形成了他的悲觀主義，自慙是懷材不遇，對於國與家只有感到不滿，他叫咒生活，每天的生活就消磨在酒杯中了。這樣，他的神經麻木了，無論對什麼事，都是以不了了之，我們只看到他那無神的眼神，和深刻的皺紋，便可以知道他把生活浪費得非常疲憊了。)

(此時，他蹣跚着進來，不時打着呃逆，向外)

小玉 你得了吧，呸，呸，何必這樣追俺回去？(伸個懶腰，轉身進來)爸爸，爸爸！呸。

品實 (看他進來，急向前招呼)表哥！小玉 啊，品實，呸，就你一個人在這兒？(又看到新蘭)啊，妹妹，你也在這兒？

(修蘭跟着進來)

新蘭 怎麼，你又喝酒了？修蘭 姑姑，你瞧，這成話嗎，整天的喝酒，喝醉了，什麼事兒也不管。(接着一陣咳嗽)

小玉 管？什麼事兒要管？——呸，真討厭，老是打呵——你們女人懂得什麼？呸。(向新蘭)爸爸那兒去了？

新蘭 你這樣子還敢見爸爸？

小玉 這有什麼不敢？

品實 舅舅出去好一陣了。

新蘭 你有什麼事兒要找爸爸？

小玉 當然有要緊的事情，呸，呸。俺等會兒再好來了。(轉身欲下)

品實 坐會兒談談不好？

小玉 你們，呸，不討厭俺吧？

品實 那兒的話！

修蘭 不，還是讓他睡過去的好。

小玉 睡吧，俺才不想睡覺哩。你要睡——呸，真討厭！(對修蘭倒茶杯)

俺呢，好不好，俺的好太太？

修蘭 (嗚呼)到房裏去歇吧？

小玉 不，俺要跟品實談談，呸，呸，

咱們表兄弟倆有好幾天沒有，呸，痛快談談了。(身上拿出煙來)呸，你抽一袋？呸，呸。

品實 不，俺從來不抽煙的。

小玉 傻傢伙，連煙也不會抽！（抽煙）

叭，叭。

（修頰無法，只好倒一杯茶給他）

（新蘭不樂意地站在那兒。）

新蘭 （向修頰）媽睡覺了？

修頰 大概還在吃煙吧。

新蘭 俺看媽去。（轉身欲走）

小玉 怎麼，你討厭俺了？

新蘭 那裏，俺找媽說幾句話去。

小玉 坐坐不好？咱們談談。

新蘭 （看他一眼只好勉強坐下）

修頰 你有這份兒精神，人家可要睡覺了。

小玉 （有些急起來）睡覺，睡覺，老是

睡覺，你愛睡覺你去得了，噲哩噲

噲地幹什麼？叭，叭。討厭死了。

新蘭 是，嫂嫂身體不好，應當早點兒

睡覺。

小玉 那她就去睡覺，不得了？俺又沒

有牽着她，不讓她睡覺。

修頰 （看他一眼，沒有辦法地站在那

兒，咳嗽着）

小玉 （向品實，又是他的那一套老調

兒）品實，俺說，做人有什麼味兒

，叭，叭，除了睡覺，喫飯之外，

簡直沒有事幹，悶死了。

品實 其實，可以幹的事情太多了，只

要你願意幹，一生也幹不完的。

小玉 俺就不相信你這句話，叭，俺整

天悶在家裏就是爲了沒事幹。

修頰 你整天拉着酒杯，家事不管，國

事不同，事情會從天上飛下來讓你

幹。

品實 這是真的，做事情，是要自己找

的，待在家裏是不會有事情幹的。

新蘭 俺從來沒看到像哥哥這樣子的男

人。

小玉 怎麼，你們都批評俺，都說俺不

是？

修頰 你才知道！（咳嗽）

新蘭 當然，像你這樣男人，不應當受

人家的批評嗎？

俺有什麼錯兒？你們，叭，叭，你

們說俺不管家事，但是家事有俺管

的份兒嗎？爸爸就沒有跟他談過一

聲家事，更沒有教俺做過一次家事

，俺假如對爸爸多話一次，不過多

挨爸爸一頓罵，再說，爸爸那股固

執勁兒，他要怎麼辦，誰敢不依着

他做，你們說，家事有俺管的份兒

吧？

品實 這還不好，家裏的事不要你管，

你不好把那個兒的力量對國家社會

服務。

小玉 國家社會服務？這個名詞說起來

倒是很好聽的，但是俺到什麼地方

服務去？俺剛從日本畢業回來的那

幾年，俺還不是滿腔抱着熱望，想

替國家社會做點兒事情，但是，叭

，叭，有機會讓你做嗎？完全沒有

！俺的熱望就一天一天冷下去，到

了現在，早就冷成水了。

品實 表哥，請你不要生氣，俺覺得你

這句話更不對了，你沒有事情幹，

是你自個兒不肯幹，不是國家社會

腐敗了？

(鑼聲更密。)

沒有事情讓你幹，尤其是現在，日

小玉 這是真的。怎麼是腐敗？

(大家更慌起來，吳妻不斷地念佛)

本帝國主義者的魔手已經伸到咱們

品實 表哥，你不相信俺的話，你將來

(廷玉入，田四隨後吳妻急向前)

中國，伸到咱們的山東省，快要伸

一定會追悔的。

吳妻 怎麼辦，老爺，日本兵打來了？

到咱們的曲阜了，爲了國家的存亡

(隱隱有幾聲鑼聲)

廷玉 不要緊，不要緊。

，爲了民族的再生，凡是一個國民，

修蘋 咦，你們聽，這是什麼？

秋芳 怎麼不要緊？

在這個時候都應該起來幹，趕走了

(大家靜聽，又幾聲鑼响)

廷玉 你們放心好了，這一次來這兒的

日本帝國主義，復興中華民族才對。

小玉 這好像是鑼聲。(機關鑼响了)

日本人多半是俺的老同事，日本兵

小玉 這有什麼味兒？叭。日本也好，

品實 怎麼，打起來了？

來了，有俺在，不要緊，你們放心

中國也好，都一樣，對俺個人，都

(鑼聲一陣密下去)

好了。不單是咱們一家不要緊，就

沒有關係，管他哩。

新蘭 怎麼好，怎麼好，打起來了？

是整個兒曲阜都不要緊。

品實 這怎麼能說沒有關係？中國假如

修蘋 這……這……怎麼辦？

新蘭 但是外面正打的很利害吧？

亡了，你能夠像現在這樣安閑自在

(秋芳扶吳妻匆忙上)

廷玉 (笑)這那兒是打，韓復榘的軍隊

嗎？你能夠天天坐在家裏喝酒嗎？

吳妻 (顛簸顛地)這……日本兵……

早退了，那裏還有人跟日本兵打？

小玉 怎麼不能，日本人總不會連喝酒

(大家看着她)

秋芳 那這鑼聲？

都不讓人家喝。

秋芳 老爺回來了？

廷玉 這是日本兵打着玩兒的。

品實 表哥，你別做夢吧，在日本帝國

品實 沒有？

小玉 張張威風。

主義者的鐵蹄下，你能夠過安逸，

吳妻 快……快教人找去！

廷玉 是，也張張威風。

自由的日子？你才別想！

小玉 到什麼地方找去？

吳妻 真的？

小玉 這你未免太過慮了，俺在日本留

品實 俺出去看看。(不等回答，就匆

廷玉 誰騙你們：你們放心好了。

學了許多年，就自由得很。

匆下)

(一陣鑼聲。——幕急落——)

品實 咦，表哥，你的思想怎麼越過越

吳妻 品實！品實！(但品實已經走了)

(第一幕完，全劇未完)

致讀者

最近受了敵機轟炸的影響，印刷店紛紛遷移內地去，剩下的幾家，中間還有把機件分去一半者，在目前加緊抗戰宣傳的當中，一家印刷店要做多方面的生意，這樣一來，定期刊物便不能不脫期，而本刊平定期雖僅有十餘頁，但要想在半個月內出一期，實為不易。本期已是三四合刊，仍不能如期出版，這確使我們焦燥，而讀者方面許有不明瞭處，特為聲明，希為察照。

本刊由一二人負責編輯，力量甚感薄弱，經團方同意，特聘請陳啓肅、陳學英、林谷石、叔明、江一波、陳掛旗六位先生為本刊編輯負責人，並擬另聘幾位特約撰述，想以後本刊當能充實一點。

本團長征的演出，近以各方困難，有不能出發之勢。因為：團員中多有職業學業者，去了以後，必受到許多影響。但這任務是必須要做的，最近擬另行徵求長征隊員，加以短期訓練，冀能在短期中實現起來。由我們少數人所認識的有戲劇經驗的同志們不多，這需要讀者給我們幫忙，代為介紹，請注意除有戲劇的經驗外，尚須具有一般抗戰的認識者，這是因為長征隊的出發，工作是多方面的，關於這點，請參閱本刊第一期仁炯君的「現階段劇人的任務」。在裏面，可以得到一點參攷。

福州最近劇壇的活躍，夠使我們興奮！雖然有的不是完全的戲劇團體的演出，但由此可以見到一般工作者怎樣的重視戲劇，最近幾天，差不多各個戲院，神廟戲台，無論城內外，不約而同的總動員起來，像戰地婦女宣傳隊，青年勞動服務社，宣傳工作團各分隊等……深入各個角落去，這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本團為推動及輔助各團體演出，所有財產差不多借用一空，幹部人員也都分頭去幫助，弄至本團自身不能演出。茲擬于最近期間，由各巡迴隊聯合演出，將所得券資，悉數補助黃災難民。

本刊均有贈閱各縣戲劇團體，希望各地能供給我們關於劇壇的消息，但到現在，仍是極為少數。現在特再請求各縣戲劇團體給我們通訊，做一詳細報告，藉知各地情形，是為至盼！

本期錯字特多，尤其蔣海溶先生的「如何利用汽燈」一文，刻板中的「圓」字「鈞」字「形」字都被刻錯為「圓」字「鈞」字「刑」字；舒謙先生的「盧濤曉月」獨幕劇，第六十九頁第一欄第七行及第七十三頁第二欄第十九行裏的「左」字均應改為「右」字，第七十四頁第一欄第十四十六十七各行中的「跑」字，亦應改為「跪」字，至於其他錯字，想讀者當能悟解得到，謹此向作者與讀者道歉！

最近本團組織系統及負責人員

